



排灣族語Vūrun、Kamavanan 的人類學論述： 以伊能嘉矩為例之個案（1900-1910）*

李若文

中正大學歷史系暨研究所

日本統治臺灣初期，族群分類知識尚未誕生，動植物調查也才剛起步，伊能嘉矩可能倚賴自力去辨識蛇類，以致將排灣族語的vūrun、kamavanan當成龜殼花。在百步蛇與排灣族關係明朗化的今日，為何還有必要探究這段錯誤的解讀？簡言之，這涉及族群分類知識、語言問題的轉譯，也與當時人類學的研究理念有關。本文先分析伊能誤解的原因，其次討論族語表記的問題，最後，解析伊能報告呈現的「毒蛇」理念。伊能報告留下很重要的提示，也製造不少問題。本研究以vūrun、kamavanan為主題，整理人類學者建構的「靈蛇」知識，並透過伊能的詮釋重新理解靈蛇、原住民與人類學論述三者之間的關係。

關鍵詞：伊能嘉矩，排灣族群，百步蛇，靈蛇，毒蛇

*本文承蒙國立清華大學邱馨慧老師以及兩位匿名審稿人提供寶貴的修改意見，謹此致謝。

投稿日期：民國 103 年 7 月 15 日

接受刊登日期：民國 104 年 6 月 30 日

一、前言

明治初期日本人論及牡丹社事件，以排灣族為吃人肉的「野蠻人」；明治、大正年間博覽會上聲明這是「食人族」的後裔（山路勝彥 2004, 2008）。1895年伊能嘉矩來臺，他訪察今日的南北排灣族和魯凱族，並記下vūrun、kamavanan。伊能將vūrun、kamavanan誤為「龜殼花」，其實是今日排灣族或魯凱族語的百步蛇。

百步蛇於1989年被文建會列入保育類動物名錄，在所列23種臺灣珍貴文化資產名單，牠是唯一上榜的蛇類（張靜茹 2001: 88）。20世紀初，伊能嘉矩和森丑之助都留意到澤利先和排灣族以牠為頭目家的祖先的化身。森（1913a, 1917）後來撰文指出，排灣三族（排灣、澤利先、卑南）崇拜百步蛇，視牠為「蛇中之王」。後來蛇王的身分擴大範圍，泰雅、布農等族也都陸續傳出與蛇王有關的故事；1930年代日人解讀以牠為「高砂蛇王」，戰後進一步演變成「臺灣蛇王」，即今日公認的臺灣蛇類代表。

以上是人類學臺灣百步蛇知識史的極簡版。伊能雖誤解vūrun的類別，又清楚指出該蛇對排灣族和澤利先族獨具神聖性，是兩族崇拜的祖靈之蛇。可見這是伴隨族群分類知識而生的文化解釋，戰後臺灣人類學者有更多的闡述。胡台麗（2011: 11）以百步蛇為排灣族「最受尊敬的蛇」、「最重要的文化表徵」；王嵩山（2001: 55）認為百步蛇和勇士形像迄今仍是該族部落共同的圖像語言等等。諸如此類，顯示百步蛇被視為特殊的蛇類，文字知識的源頭要上溯至20世紀初期。

伊能嘉矩抵臺之初，動植物的調查才剛起步，他可能倚賴自力救濟的方式去辨識蛇類，以致誤將百步蛇當成龜殼花。這段錯誤的解讀走入歷史，今日百步蛇與排灣族之間關係明朗化，誤解情形不復存在，為何還有探究的必要？簡言之，這涉及族群分類問題，也與族群的象徵形構以及人類學調查過程的文字轉譯有關。學理上，「排灣族」是被定義出來的，其意涵和範圍都是人為界定；文化上，以單一物種為多元群體的象徵，必然有一番整合工程

或建置的過程。伊能與森丑之助都是這方面調查最早的研究者，伊能做了哪些整合？靈蛇知識建構可否媲美他的人種學研究？相關論述又如何為後來的人所繼承？這些是過去討論伊能的研究較不受人重視的面向。

本研究致力於文獻分析，主要材料是伊能發表在《東京人類學會雜誌》的文章。本文先分析伊能誤解的原因，*vurun*或*kamavanoan*被當成龜殼花涉及語言轉譯及文字化的問題，筆者想了解從族語、漢語到拉丁學名，其間轉換過程哪裡出問題；其次，討論族語蛇名的表記。伊能的認知裡，*vurun*、*kamavanoan*分別是排灣族與澤利先族的族語蛇名，這樣的二分法雖有待商榷，卻是與往後人類學調查成果相銜接的極佳素材。是否有重大落差，抑或只是大同小異？如果是後者，表示伊能的表記很有代表性。最後，解析伊能的知識背景及其研究理念，包括：如何看待創世傳說和殺蛇禁忌（*palisi*）、如何用「毒蛇」概念去接近「靈蛇」等。「毒蛇」與「靈蛇」是不同的文化概念，二者邂逅可能產生深遠的影響，本文利用舊慣調查報告、日文報紙、期刊文獻等資料進行查證，看伊能文章隱而未顯的觀點衝突如何檯面化，抑或隨著時代發展主客之間會有新的改變。如果研究客體兼詮釋主體的排灣族人受研究主體（或殖民統治者）的影響，不再以靈蛇觀點看待*vurun*、*kamavanoan*，這可能意味著牠們被推向一個由「毒蛇」概念主導的新世界。

本稿使用「人類學」一詞關乎定義的問題。日本人類學誕生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發展在今人看來是有爭議性的。論者認為日本人類學成立不久即獲得殖民地臺灣，當日本被西方投以好奇心當成觀察對象時，日本國內知識分子也正展開行動準備去觀察他們的鄰居（Shimizu 1999: 115）。當時來臺調查員大多缺乏訓練，沒有明確的目標和方法論，能否稱為「人類學者」備受質疑，（同上引：116-126, 134-135; Tsu 1999: 197-198）。不過，換個角度來看，山地調查有語言不通及危險艱辛的問題，先驅研究顯得格外重要（鄭政誠 2005）。伊能嘉矩自稱他進行的「人種」或「種族」之研究為「人類學」、「人類的理學研究」，確定種族所屬成了當時殖民地人類學調查的要務（陳偉智 2009: 6-12）。臺灣的人類學研究在殖民統治開始之際同時展開，近代日本人類學的異己研究、國族主義的實踐等都在1895年以後向臺灣延

伸，伊能嘉矩扮演著延長線的角色（陳偉智 2014: 43, 166）。凡此種種，說明當時「人類學」一詞的意涵有別於今日，但是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還是有不得不沿用的理由。

伊能嘉矩站在歷史學與人類學兩跨的位置上，他的作品不斷被引用、翻譯和展示，挪用和再生的過程仍在持續中（陳偉智 2014: 3, 181-196）。作為一個較不受矚目的課題，我們要問：伊能究竟為臺灣百步蛇留下怎樣的知識形貌？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在1980年代中期以後開始翻譯日治時期人類學的研究論文，1990年代中期陸續出版翻譯成果。這些成果與該所研究員的田野調查彼此間可能產生加乘效果，也可能沒有關連。¹ 這說明伊能的人類學，除了「人種」研究之外還有不少課題等待開發。

本研究重新檢視伊能的論述。一方面，沿著時代脈絡思考其知識形成的意義，另一方面，將他的調查與往後人類學研究相銜接。伊能的靈蛇知識不比種族知識那樣周延、體系化，他必然清楚前者只是一個端序而已。1906年伊能返回故鄉遠野，其後（1907、1909、1912）三度短暫來臺參與舊慣調查會和蕃務本署的委託計畫，但距離實地訪查為時已久。1920年代排灣族的祖靈之蛇曝光率提高，也步向命運叵測的境地，伊能或許在報章上看過相關報導。他作何感想呢？我們無從知曉，不過，靈蛇、原住民與日本人類學者三者之間的關係構成本研究的軟體框架，伊能不言明的不表示我們無法觸及。

二、誤辨蛇類的原因分析

（一）誤以vūrun、kamavanan為龜殼花

伊能嘉矩曾兩次實地訪察臺灣原住民，分別是1897年（明治30）和1900年（明治33），兩次都獲得與本文主題相關的材料。

1 按：以本文主題為例，1988年黃耀榮有三篇譯稿都是翻譯伊能的文章，譯名如下：〈施行於臺灣Tsarisen族之Parisi習慣〉（原刊於《東京人類學會雜誌》182，頁293-296）、〈臺灣土蕃的對於蛇的敬虔的觀念及衍生於此的應用圖案〉（原刊於《東京人類學會雜誌》244，頁373-378）、〈臺灣排灣族的雕刻圖案〉（原刊於《東京人類學會雜誌》267，頁315-319）。

1897年5月至該年底為止，為期192天的全島視察旅行，調查成果集結於《臺灣蕃人事情》（1900）。該書記錄原住民的泛靈信仰，提及其崇拜特定的象徵物，對於澤利先族、恆春Su-Paiwan擅長雕刻，有人面、蛇形、蛇紋的浮雕等（伊能嘉矩、栗野傳之丞編 2010〔1900〕：61, 137）之類的描述，可知兩族的祖靈之蛇讓他留下深刻印象。

1900年8、9月那次，為期約一個半月，伊能寫下幾部調查日記，南部的部分載於〈南遊日乘〉堪稱成果豐碩。

關於上述兩族祖靈之蛇，伊能投稿於《東京人類學會雜誌》，與本稿主題相關的文章有三篇，分別為〈臺灣土蕃の蛇につきての敬虔的觀念及び之に伴生する模様之應用〉（1906）、〈臺灣パイワン蕃族の彫刻模様〉（1908）、〈臺灣のツアリセン族に見らるゝ尊長表示の標徴〉（1910）；中文譯名參見註1。

1908年那篇提到排灣族將雕刻的紋樣稱為vuntsik，胡台麗（2011：25）記為vetsik。² 1910年那篇討論澤利先族酋長當作身分表徵的蛇形圖案，伊能解釋這是「由祖靈變化而來被視為神聖的蛇形」。以上兩篇都以符號化的靈蛇（包括蛇紋、蛇形以及多樣化的組合圖案等）作為主題，未討論蛇的類別。刊於1906年那篇發表在《東京人類學會雜誌》244號，才是論及今日排灣族群崇拜蛇類最詳盡的一篇，起始就點出伊能的認知。伊能的解讀饒富意涵，下文將分別討論，先摘錄重要的內容如下：

住在臺灣南部的Tsarisen及Paiwan二族原本是同族分支關係的番人。此二族產生一種對蛇的敬虔觀念，進而在紋飾上形成應用蛇文之風。那種蛇屬於管牙類的響尾蛇科，學名叫Trimeresurus Linkianus, Hilgd.支那人自古以來稱為「龜殼花」，據《臺灣府志》等的記載說明：「有如龜殼之文，嚙人最毒」。

2 按：一說以Vuncik是動詞（寫字之意），而Vecik是名詞（文字之意），兩者稍有不同。感謝匿名審稿人提供的意見。

根據上文，排灣族人崇拜的祖靈之蛇被當成「龜殼花」，為什麼？龜殼花與百步蛇外形相似，用爬蟲類的分類系統來說，兩者都屬於響尾蛇科，亦即蝮蛇科（Viperidae = 蝮蛇科）。龜殼花（*Trimersurus mucrosquamatus*）像百步蛇，擬龜殼花（*Macropisthodon rudis*）則是另一種像極龜殼花的蛇類，這些動物學上已有所分類和定位，一般人未必能清楚區辨。動物學對蛇類的區分以骨骼和鱗片為基準，辨識項目包括：蛇的鱗列、腹面鱗數、龍骨之有無、色彩、斑紋、齒式和毒腺等（堀川安市 1941: 2, 36-37）。動物學者以這些來識別區分，人類學者未必有此常識。

當時與伊能共同調查的關係者至少有兩人：栗野傳之丞、多田綱輔。栗野是上述1897年總督府學務長伊澤修二指派的調查員，與伊能同行進行全島蕃人調查，後來兩人合編《臺灣蕃人事情》。栗野任總督府國語學校助教授，在來臺前已是知名的博物學家（陳偉智 2009: 19），對於蛇類辨識應該在調查之時也參與討論。另一位是多田綱輔，1896年臺灣總督府商請東京帝國大學派出四門學科（動物學、植物學、地質學及人類學）的專家到臺灣，請他們展開綜合調查，帝大在動物學方面派遣多田。多田擔任東京帝大標本室的助手，也是1895年抵臺，11月前往宜蘭山區、蘇澳等地採集中小型動物。而基隆、宜蘭的調查旅行，栗野傳之丞和伊能嘉矩也在同行之列。

多田綱輔1897年8月下旬走訪太麻里社，驚見當地動物種類之多，且聽說「有人在深山中見到大蛇」，卻無法證實「大蛇」係何種蛇類（吳永華 1996: 21）。到該年12月離臺，多田足跡遍及臺北、宜蘭、花蓮港、臺東、高雄、澎湖、蘭嶼等地；翌年在《東洋學藝雜誌》陸續發表〈臺灣動物調查〉。從時間推斷，伊能雖與多田有相識之誼，在確認vūrun的類別上大概沒從多田那裡得到具體的協助。

（二）源自誤譯漢名soankupi

要瞭解伊能為何將vūrun、kamavanan當成龜殼花，必須聚焦他的文獻查證。將上述1906年報告與他的著述比對，可知這是他兩次實地訪查後資料彙整的結果。誤解的關鍵在於該蛇類有一個漢名soankupi，而這條線索出現在1900年的踏查日記。

伊能1900年7月接獲總督府民政局的派令，前往南臺灣考察，因而寫下〈南遊日乘〉。該年8月14、15日他走訪Knrungurn社，該社位於屏東隘寮北溪畔，是族中戶數和人口最少卻執Ravuras部族之牛耳的古部落。女頭目提供該部族的創世傳說，內云：

我族的Sitsoaian-no-vuvu（祖先）死後變成漢人所謂Soankupi，也就是kamavanan（靈蛇），永居於Raru社。所以社蕃看到kamavanan的時候，都要做Parish來表示尊敬，絕對不敢殺牠。kamavanan和saroā（普通的蛇類）是不同的。」（伊能 2012: 404）

根據上文，可知1906年的報告係1900年的踏查記錄改寫而成。事實上，1900到1906年間伊能都未再前往排灣族的區域調查，如吳密察（1998）所指，1900年10月31日臺灣慣習研究會成立之後，伊能大幅淡出原住民研究，他轉型成為歷史學者開始朝研究臺灣史的方向邁進。

誤譯soankupi究竟是怎樣的情境？楊南郡（伊能嘉矩著，楊南郡譯2012: 404）譯〈南遊日乘〉時，他為Ravuras部族的創世傳說加註，這樣說：

排灣族和魯凱族所謂Kamavanan，是百步蛇。據台灣地名考證專家洪敏麟教授稱，他曾向他母親求證，發現Soankupi就是台語「山股鼈」，也就是百步蛇。百步蛇雖然有劇毒，但卻是兩族祖先的化身……。

以上可知，soankupi是閩南話的百步蛇，漢字寫作「山古鼈」、「山谷鼈」或「山股鼈」（堀川安市 1932: 36）。顯然伊能傳譯過程獲得的訊息是正確的，由他轉譯寫成日文時才出狀況。

從傳譯到轉譯必然涉及資料查證。用功甚勤的伊能究竟在查證上出了甚麼問題？曾經查閱哪些文獻，又如何影響判讀？

首先，1906年的報告提及「據《臺灣府志》等的記載說明」云云，顯示他查過地方志書。伊能熟悉臺灣的方志，據說他來臺後五個月內已涉獵大量

清代文獻。1896年1月他擔任總督府文書課雇員，因職務之便參考文書課保管的清代方志。伊能充分閱讀總督府所藏之方志文獻，在閱讀整理時亦將方志所載「番社人名地名」編成清單，並將文獻與田野兩種資料比對，形成對原住民分類知識的基礎（陳偉智 2009）。這些說明在伊能解讀vūrun的類別時，方志閱讀應該是發揮重大作用。

上述提及《臺灣府志》，所指係劉良璧纂輯的《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該書卷六提到「龜殼花」，但只有簡單的敘述而已。再查證其他志書的記載，臺灣蛇類包括：龜殼花、飯匙倩、雨傘節、草錦、山辣、草花仔、四足蛇、青竹絲、松柏根、赤尾鮎、簸箕甲等，就是找不到「百步蛇」。伊能的腦海裡可能沒有當時官話系統的「百步蛇」名稱。這是否意味著當時他接觸不到這種蛇類的資訊？其實也未必。

上文提及多田綱輔（1898: 173），他曾在北部採集毒蛇，其中一種為「山杜鰲蛇」，便是今人熟知的百步蛇。「北部」所指的是1896年10月的宜蘭之旅，當時伊能在同行之列，卻沒留意同伴採集到日後對他的研究有重大意義的蛇類。另外，一篇名為「本島産毒蛇の種類に就て」的文章，提及宜蘭公醫永淵虎次郎查得毒蛇13種，最後一種是「山肚鰲」；該文刊於明治36年（1903）7月26日的《臺灣日日新報》。臺灣大學特藏伊能嘉矩文庫收有剪報資料，「本島産毒蛇の種類に就て」也在伊能收藏之列。這些證明有用的資訊近在咫尺，伊能似乎都擦身而過了。

無法將閩南語soankupi文字化寫出正確的漢名，可能是作業上骨牌效應的基本失誤。如陳偉智（2009: 36）所指，伊能的語言條件限制了田野調查的可能性，他精通漢文，能使用口語官話、有限的臺灣土語，卻無法使用蕃語交談。既然書寫的漢文是他最熟悉的語言工具，也是田野最常用的溝通媒介，不免讓人懷疑，何以伊能使用羅馬拼音記下蛇的閩南語名稱，卻沒讓對方寫下「山古鰲」之類的文字？合理的解釋是擔任通譯的漢人（如通事）僅口語表達，筆談翻譯可能在匆促之間被忽略或刻意省略了。伊能在田野中能輕易找到與官方關係良好的調查對象和合作夥伴，所以，陳偉智指他的田野工作依附在殖民主義結構之下而展開（2014: 208）。

然而，要解釋soankupi何以變成「龜殼花」，問題不在通譯身上，伊能

的文獻查證才是關鍵。1906年的報告裡伊能刪除「soankupi」的記錄，直接記下「龜殼花」，然後以龜殼花的學名「*Trimeresurus Linkianus*, Hilgd」作為該蛇類的正式名稱。以上學名是抄自羽鳥重郎（1904: 10）的《臺灣產毒蛇調查報告》。事實上，羽鳥的報告不僅列有龜殼花的學名，而且，「龜殼花」之名下面有附註《臺灣府誌》（羽鳥重郎同上引：10）。可見伊能受到提點，過往的閱讀經驗加上毒蛇專家的資料，把他的認知推向「龜殼花」。

羽鳥重郎所記龜殼花的學名，異於後來大島正滿公佈的學名。有趣的是，羽鳥在該報告裡也提及「百步蛇」，並將該蛇列為臺灣毒蛇管牙類的第一種，龜殼花才是第三種。伊能如果讀畢全文，為何視而不見？是什麼因素讓伊能將注意力集中在「龜殼花」？

筆者認為有兩點可議。其一是上文提過受方志資料的影響，另一是羽鳥報告書提及龜殼花的俗名，以該蛇類另一俗名為「山龜殼」，極有可能被伊能當成查證的對象，也就是「soankupi」被譯解成了「山龜殼」。從山古鼈（或山谷鼈、山肚鼈、山杜鼈蛇）轉成百步蛇，如同由山龜殼轉為龜殼花，只是不同俗名的變換而已，可是，錯位一步就等於換錯跑道。對不懂閩南語的伊能而言，「山古鼈」轉為「山龜殼」、「龜殼花」，似乎是順理成章可以理解的認知方式。

陳偉智（2009: 34-35）在討論伊能的語言能力時強調：他的語言能力來臺後便陷入困境，基本上與臺灣語言的使用有關，伊能學過臺灣土語（閩南話等），在田野中能否使用自有待推敲。以上所指，在本稿再次得到印證，伊能的臺語能力不到正確判讀soankupi的程度，他很可能在讀到「山龜殼」之後被誤導。而「山谷鼈」與「山龜殼」兩者的閩南語發音很接近，不是本地人聽不出其間差異。

心理語言學有一種「場域」的概念，將場域與語言的功能結合產生雙場域的理論。所謂雙場域，由「指涉場域」（deictic field）及「符號場域」（symbolic field）構成，前者以事件現場或眼前情境為主，後者以語言符碼為主體，也是由語言構成的文脈場域（Koerner 1984: 8-9）。借用此一概念，伊能縱然沒親眼看見vurun，也曾目睹並接觸大量的蛇形、蛇紋雕刻品，指涉場域裡充斥著「符號場域」的符碼。伊能自己也保有這類收藏品，而且，1906

年調查報告裡的繪圖，其樣本是來自木雕，並非實物的vūrun。伊能提及《臺灣府志》記載「龜殼花」，這是文脈場域的辨識，非文字符號的雕刻品轉換為文字符號，指涉場域也由符號場域所取代。

綜合上述，場域的轉換讓伊能多所查證，但當時可參考的文獻實在很少。他在1897年底完成番人的全島調查，到1906年那篇調查報告出刊為止，博物學的臺灣蛇類研究還未正式展開（參見〔附表1〕）。馬偕1896年出版*From far Formosa*，該書提及臺灣多種蛇類，就是沒有百步蛇（Mackay 2002:81-82）。美國爬蟲學家Leonhard Stejneger的*Herpetology of Japan and adjacent territory*（暫譯：日本本土與鄰近區域的兩棲爬蟲）在1907年出版，伊能也來不及參考。1910年大島正滿發表〈臺灣產蛇類目錄〉，提及臺灣的12種毒蛇，也是伊能實地調查排灣族區域多年之後的事了。

上文提及羽鳥重郎（1871-1957），他是早期臺灣毒蛇的研究專家，1900年（明治33年）來臺，後來擔任專賣局衛生試驗室主任，戰後選擇繼續留在臺灣。一篇訪問文章談及他對臺灣蛇類的印象，羽鳥表示：日人來臺初期，毒蛇之多到匪夷所思的地步，日本內地毒蛇種類很少，因而吸引內地觀光客來臺一睹毒蛇的風采。³ 當提及排灣族崇拜的蛇類時，所記竟是「臺灣コブラ」，此為飯匙倩的和名（見附圖2）。看來日人弄不清楚排灣族尊崇哪一種蛇，在臺灣待了半世紀以上的羽鳥重郎也是其中一人。

三、族語蛇名的表記

（一）以羅馬拼音表記蛇名

伊能1906和1908年的兩篇報告都提到排灣族崇拜的蛇，皆以羅馬拼音表記其族語名稱，相關記述如下。

關於對蛇的敬虔觀念。Tsarisen族語稱之為kamavanan，Paiwan族語

3 一，かくて島都から毒蛇は一掃された，熱研の羽鳥博士にきく，《台新》，5號，頁19；引自國家圖書館台灣分館，日治時期期刊全文影像系統。

稱為 *vūrun*。(1906: 373)

*Tsyakvukvun*及 *Suvon* 兩部族相信一種蛇 (*KATSYUVIE*)，以之為祖靈變化而來。(1908: 319)

以上提到三個名稱：*vūrun*、*kamavanan*、*katsyuvie*，前兩者是專有名詞，後一個則是通稱（蛇之意）。

伊能來臺前在坪井正五郎的教室上過一年人類學的課，他可能在那裏學到羅馬拼音的記法。排灣族語的蛇名表記始於伊能，這讓人留意到蛇名文字化的問題。

關於族語蛇名的表記方式，日籍學者（或調查員）採行以下三種：1. 羅馬拼音，2. 日文假名，3. 母語和譯語逐一對照。筆者將相關資料表格化，整理成〔附表2-1〕，可看出第三種方式最為嚴謹，但數量只有一筆，就是小川尚義、淺井惠倫以原住民語和日文著述的《原語による臺灣高砂族傳說集》

(1935)。小川負責泰雅、賽夏、魯凱（大南社、*taramakaw* 社）、排灣、卑南、阿美等七種語言，淺井負責賽德克、布農、鄒、卡那卡那富、沙阿魯阿、魯凱（下三社）、雅美等七種語言的語法概說及文本；1936年榮獲日本天皇的「恩賜賞」（李壬癸 2005）。該書收錄排灣族79則傳說，此後沒有人再以母語和翻譯語言對照的形式發表該族的傳說了。另外，松澤員子根據小林保祥在中部排灣村落採集的傳說（1921-1938）有24則，沒有原語紀錄，只有日文與中文的翻譯。

如將觀察時間延至戰後，如〔附表2-1〕、〔附表2-2〕所示：以羅馬拼音表記的族語蛇名始終未能固定下來，人類學者是各自憑耳聞和體會去記錄。伊能所記的 *vūrun* 衍生諸多形態，包括：*vulun*、*voꞤovoꞤoŋ*、*valung*、*vorovorog*、*vulung*、*vurong*、*vurung* 等，*kamavanan* 則為 *kamabanan*、*kamawanan* 或 *kamavanau*。文字表記相當多樣，多樣化的原因涉及族群分布、以及因地理分布產生語音差異的問題。《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5卷1冊記錄 *vulung* 的發音，以該音也作 *bolon* 或 *bulun*（1920: 213；2003: 149），表示採

訪者留意到口音問題，從而反映在片假名的表記上。⁴

再以排灣族語「蛇」為例，伊能表記為saroā（普通的蛇類），即小川尚義所記的sura。伊能（1908: 319）表記的katsyuviek（蛇），胡台麗（2011: 15）一概記為qatjuvi。蛇還有一種記法為atjuvi，原來是排灣族群南北的差異，北排灣音為atjuvi，南排灣音為qatjuvi（張秀絹 2000: 44）。總之，表記形態呈現多樣化，伊能在沒有先例情況下留下表記方式的範例，對照今日胡台麗、潘立夫等的採記，可知伊能所記的很有代表性。

（二）問題討論：二分法式的認知忽略甚麼？

1. 多元群體的多樣化蛇名

伊能將vūrun當成排灣族語的祖靈之蛇，kamavanoan則同屬祖靈之蛇的澤利先族語。他的表記雖與後來者有出入，但根據〔附表2-1〕和〔附表2-2〕，上述兩個仍是迄今最有代表性的族語蛇名。另一方面，多元群體的蛇名稱呼必然有其多樣性，這超出伊能的認知範圍，因為受制於調查的時間和範圍，在當時他不可能採集到更多的名稱。

伊能的「人類學」志在辨明各個種族的的文化特質，並進行島內與周邊島嶼的種族比較（陳偉智 2009: 6），例如：他將排灣族的parisi（禁忌）與東南亞的馬來族做比較。那麼，為何將vūrun與kamavanoan相提並論？原來這是並時性的空間比較，透過語言、風俗、體質特徵、宗教信仰、社會組織、刺墨裝飾等的比較，去區別臺灣原住民不同的群體，並辨明他們的文化發展程度。vūrun與kamavanoan在語言上被清楚區辨開來，宗教信仰以及相關的工藝裝飾方面又被當成具相同的文化特徵看待，這很快就反映在他的族群分類知識之上。

一般認為伊能與栗野傳之丞合著《臺灣蕃人事情》（1900），將臺灣土著分為七族，排灣族和澤利先族被分開看待，其實，該書發行那一年他有新的說法。1900年8月23日的踏查日記裡，伊能表示需要重新檢討並變更蕃人

4 按：原文假名記作「ブーロヌ」（百步蛇、「ボロン」又ハ「ブルン」トモ發音ス），中研院民族所中譯本譯作bolon或bulun。

的族群分類法，澤利先和排灣兩群在系統上很接近，兩群應該合為一群（楊南郡譯註 2012: 436）。官方分類法1913年以後將澤利先與卑南兩族歸入排灣族，一般認為這是森丑之助的建議。森在該年發表「排灣族」的迷信187則，與蛇相關者11則，明言是百步蛇者5；此說整合了排灣三族（澤利先、卑南、排灣）的百步蛇信仰，成為日後「排灣蛇王」說的基礎（森1913a, 1913b, 1913c, 1913d）。其實，1900年伊能已有類似的想法，因此，1906年報告才將 *vurun* 與 *kamavanan* 分屬兩族又合而論之。伊能、森等的原住民分類體系成為總督府「蕃情」知識的架構，這方面陳偉智（2009, 2014）已多所討論，本研究要強調的是靈蛇調查既是這種知識的附屬品，又反過來印證知識架構是介於真實與虛構之間的一種建構。

人類學調查不斷證明「排灣族」係多元群體，會隨著時間同化周遭族群（或被同化），這帶出語言文化既存在多樣性又有著不易釐清的涵化問題。

〔附表2-1〕與〔附表2-2〕顯示：*vurun*、*kamavanan*之外還存在多樣化的百步蛇名稱。潘立夫（1998）認為南大武稱 *vulung*，北大武稱 *kamawanan*，此與伊能的分法有異曲同工之妙。再以舊慣調查為例，小島由道等區分排灣族群有「蛇的子孫」與「非蛇的子孫」，其民族誌書寫更呈現該族群擁有多元的文化觀，但是，與百步蛇相關的蛇名在《舊慣調查報告》（中央研究所民族學研究所編譯 2004: 206）上只增添一種，即 *マカラズク*（粗胴百步蛇），中研院民族所中譯本記為 *makaladruku*。

蛇名的多樣性在日治中期以後浮上檯面。1930年代臺北帝大團隊重新調查，小川尚義等在南排灣採到內文社 *qacuvi ?a vu|uŋ*（蛇—其一—長老）、*chavɪnikiniki*（異稱），北排灣力里社採到 *voꞤovoꞤoŋ*（百步蛇）、*qacuvi ?a voꞤovoꞤoŋ*（蛇—其一—長老），以及魯凱族 *Maga* 方言 *sura pū|ūŋü*（蛇—精）、*Mantaulan* 的方言 *kasora?anü* 和 *tüpaŋü* 等。戰後台灣人類學者潘立夫、胡台麗採得偏名 *vauj*（血藤類），許功明在屏東霧台鄉好茶村採到的魯凱族語如：*kamanian*、*amani*（就是牠！）、*palada*（我的伙伴）、*maludran*（長老）等，都是百步蛇的別稱，族人基於避諱不願直呼其名。

伊能將 *kamavanan*、*vurun* 分屬於澤利先族與排灣族，只是輪廓式的粗描而已，在田野調查的基礎上未必這樣。根據胡台麗（2011: 21）所指，今日屏

東縣的平和村（泰武鄉）與古樓村（來義鄉）雖同屬Vutsul系統，對百步蛇的稱呼方式不一；前者稱為kamavanan，後者稱為vurung或kaqatjuvian。1990年代潘立夫（1997：213, 1998：102）的調查，以vulung、kamavanan分別是南排灣與北排灣、或南大武與北大武對百步蛇的稱呼，然而，北大武的魯凱族有各自的稱呼方式，上述日籍學者採記的sura pūlūñü、kasoraʔanü、tüpañü(tüppañü)、kamanian、amani、palada、maludran等都是魯凱族語的百步蛇。

2. 排灣族的語言習慣

〔附表2-1〕顯示，多樣化的蛇名表記也與受訪者的語言習慣有關。伊能記下vūrun和katsyuvie（蛇），到了森丑之助之手又有不同的表記方式。森以片假名表記上述兩個詞，分別是ブルンカツビ、ブルンアツビ（森 1917：26；楊南郡著，笠原政治等編譯 2005：197），前者是vulung與qatjuvi的合稱，後者為vulung與atjuvi的合稱，上文提過這是南北發音不同所致。

將伊能所記與森丑之助、小川尚義做比較。森的表記如上，小川所記是qacuvi ʔa voꞤovoꞤoꞤ，明顯可知伊能的vūrun只是簡稱，正式的名稱是複合語詞。以後來者表記的vulung加在qatjuvi前面，成為vulung-qatjuvi，中譯是「長老之蛇」；將vulung放在後面，則為qatjuvi-vulung，中譯是「蛇之長老」。森丑之助以假名方式表記的是前一種，1930年代臺北帝大團隊採記qacuvi ʔa voꞤovoꞤoꞤ，以及1990年代潘立夫採到的ngatuvi a vulung則屬於後一種。（移川子之藏等1988〔1935〕：222-224；潘立夫 1997：110）

伊能二分法式的認知忽略區域性，今日看來當然大有問題，不過，人類學的知識建構提醒我們：「排灣族」及其族群象徵都是被建構出來。排灣族沒有文字，以致外界對他們的認識須透過人類學家。像「排灣族」這樣一個被建構出來的族群，它的實體存在很複雜，對於成為該族群象徵物的百步蛇，族人稱呼方式也很複雜；小川尚義採集的故事顯示有時頭目提出百步蛇的異名，連部眾族人也不清楚。

再說日文譯名。同一蛇類有不同譯名，也與受訪者的用詞習慣有關。小林保祥曾參與舊慣的排灣族調查，他在《パイワヌの民藝》（1998：73）指出：排灣族雕刻的蛇紋有百步蛇和龜殼花兩種，後者也是文樣雕刻的對象。

該書成於1940年代，收有「嫁給神蛇的姑娘」的故事，小林加註說明：採集地加走上（Kajjiaran）社只說是「神蛇」，有別於其他社直說是百步蛇。由於沒記下族語，我們無從得知「神蛇」原來的語詞為何。再翻閱《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和《蕃族調查報告書》，發現記錄者有時用「大蛇」、「巨蛇」、「蛇」等來表記百步蛇的故事。事實上，蛇傳說在受訪者的表述裡未必言明蛇類；關於靈界勢力的蛇如何與生物學分類的毒蛇相對應，下文會另闢段落討論。

潘立夫（1995：44）在Stulimustuki（七佳）訪問，Tsulimudjuki家的女性（當時80歲）表示：「傳說mamazangilan家中有一條大蛇同住，人供奉牠食物，視牠為神明，牠也不傷害族人，會聽人的使喚，會與人嬉戲玩樂。相傳此蛇在建屋時即出現在屋內，為mamazangilan家的守護神」。以今人的認知而言，排灣族的守護神非百步蛇莫屬，百步蛇的意象是十分鮮明，但潘立夫仍以「大蛇」記錄這段訪談，很是耐人尋味。2014年新聞報導排灣族小學將祖靈文化融入英語教學，稱百步蛇為「big snake」（林曉雲 2014），這也印證上述用語習慣。

小林保祥譯為「神蛇」，接近伊能嘉矩的「靈蛇」。伊能自幼接受儒學教育且精通官話，使用「靈蛇」一詞不僅源於族人的認知（1908：319；1910：134, 136），也與他的漢學素養有關。「靈蛇」見於中國古籍《鬼谷子》，⁵伊能是否看過此書不得而知，但漢學教育對他必然有重大影響（萩野馨 1998：6, 9）。

綜合上述，人類學者以羅馬拼音表記的蛇名，包括百步蛇的簡稱、別稱、複合語詞的正名等，至於漢字書寫的日文譯名也未見統一。族語蛇名的文字化，結果顯示其間存在共通的不確定性，不過，這超出伊能的報告範圍。

5 《古事記》、《日本事紀》、《肥前国風土記》、《常陸国風土記》等都有蛇的神話、蛇神故事，卻無「靈蛇」一詞（小林庄次郎 1905）。「靈蛇」出自漢文典籍，「《鬼谷子》曰：騰蛇，一名神蛇，亦曰靈蛇」（陳元龍 1986 [1735]）。

四、四則傳說的意義解讀

(一) 伊能採集之「真實傳說」

排灣族群有非常豐富的百步蛇傳說，伊能嘉矩只採到四則，刊登在1906年的報告裡，摘錄如下：

Tsarisen族Knrungurn社⁶所傳有關祖先的神話，稱：我族祖先死後化為靈蛇（kamavanoan），住在Raru之地，因此今見此蛇時做Parisi（一種屬於迷信的示敬行為）以之表示敬意，絕無殺害之事（且該族作為裝飾之用，自古傳來一種淡黃色內部有紅青紫色橫條斑紋的珠子，即Murimurita，相當珍是愛惜，根據口碑相傳，據說這是當時靈蛇所生的遺物）。

Paiwan族Tsyakvakvun部族所傳祖先的神話，內稱：我族祖先的靈魂重生變為靈蛇（Vūrun），隨著年月變遷，身長縮短，胴體變粗，終而化為鳥，稱為koros（山雉）。

同族Tepomomak部族的Kyaryaryuk社所傳神話如下：往昔有兩條靈蛇（kamavanoan）產卵，其卵中生出人，是即我族的祖先，故不殺害蛇。

Tsyakvakvun部族……大酋長家室內的內壁約一間半四面凹陷，做成類似石室的房間，方便蛇來時蟄伏其上，絕對不加傷害。相傳如果社內有災殃、或遇凶作，蛇就不會出來。

家系是排灣社會的重心，以上傳說皆由頭目家提出，且說者對故事內容深信不疑。吳燕和在研究東排灣時意識到族人有兩個觀念：tjautsiker和mirimiringan。前者是祖先代代相傳的事，具有歷史的性質，故事的內容和

6 這是魯凱族伊拉社的前身，社址接近霧台社（今日屏東霧台鄉霧台村），地理上屬於魯凱族，根據其口傳資料，該社早期有排灣族的血統；參見伊能嘉矩原著，楊南郡譯註（2012），頁397（註37），399, 414。

人物不會改變，聽與講的人都很認真，且相信真有其事；後者則是人造的故事，虛構中帶寓言性、戲謔性和消遣性（吳燕和 1993: 99）。如果按照以上觀念，伊能採得「真實傳說」，而「真實傳說」具真實性、歷史性、固定性（胡台麗 1999: 215, 220）。伊能的採記雖然很簡單，但比對〔附表3〕的資料，可知他採得的故事很有代表性。

〔附表3〕是筆者整理排灣族群關於百步蛇的「真實傳說」，該表列出日治時期伊能嘉矩、森丑之助、小島由道等採得的傳說，串連戰後胡台麗、潘立夫的記錄做比較。我們發現這些傳說有共通的故事結構，內容情節也相互呼應。伊能所記，都是胡台麗所謂的「真實傳說」；最後一則對照潘立夫的採集，似乎也是族人深信不疑的傳說。潘立夫（1997）1996年在排灣族區域的採集，族人對於過去祖先與百步蛇一起嬉戲、生活，甚至將後者當成寵物飼養等，言之鑿鑿，有相當生動的描述。

再以百步蛇變鷹的傳說為例，日治初期以來調查者都採到這類傳說。根據胡台麗所指，這是古樓村老一輩人深信不疑的事，從小被灌輸的觀念。

（胡台麗 2011: 25）伊能採到類傳說，以koros記錄熊鷹，日文附註是「山雉」。

伊能1906的報告忠實地記錄靈蛇的紋飾。下圖所見，是澤利先族頭目家的蛇形裝飾。百步蛇的特徵如尖頭、翹吻、寬腮、背部三角形花紋，都是圖騰紋飾取材的重點，將蛇背上的花紋抽離或簡化，即成三角形、菱形、方形、網狀紋等紋飾的變形，以上幾何紋早期只有貴族家系才有資格使用。這些今人目睹的工藝品的解讀如實出現在伊能的圖繪裡，不能不說他的調查真正是第一手史料。

伊能重視蛇形圖案，也體會到傳說對家系傳承的重要性。胡台麗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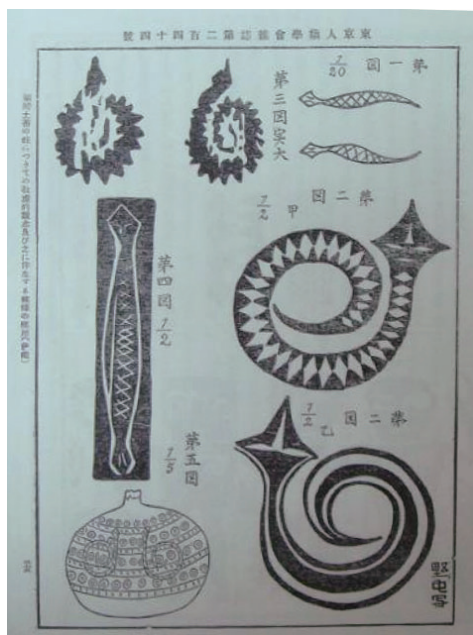


圖1 資料來源：伊能嘉矩（1906: 375）

(2011: 14)：排灣族人傳述tjautsiker時，接近口述歷史的概念，如同部落、家族、個人的歷史，不敢隨意編造；mirimiringan則接近故事的概念。根據此說，伊能在二十世紀之初訪得「真實傳說」，也等同於在採集歷史，發表在《東京人類學會雜誌》上更是意義重大。

(二) 問題討論：伊能怎樣看待上述傳說？

伊能的採集以神話、傳說和禁忌為主，這也是往後人類學詮釋百步蛇的基本形態。1906年報告裡提到Parisi，基本上他是以「迷信」為基調來看待的。

上文提到伊能採集Tsarisen族Knrungurn社的傳說，以族人見到靈蛇時做Parisi，伊能加註說那是「一種屬於迷信的示敬行為」。「迷信」一詞日治時代的官員、學者使用相當普遍，但各人定義不盡相同。伊能1901年的報告〈臺灣のTsarisen族に行はるゝParisiの習慣〉對此有所說明，他說：

所謂Parisi的迷信，與Taboo一樣，在某些場合對使用物品或做事情等，會設下一定的限制，超越限制之外的行徑，就會有堅決禁止的習慣，若越軌違犯的話人們就相信會遭受災殃。(1901: 293)

以上開門見山點出澤利先族的Parisi是「迷信」。該文以相當長的篇幅比較Parisi與南洋馬來族Taboo的異同，也闡述了族人各自的意義解讀。

關於禁止殺害vūrun、kamavanan的Parisi，伊能並未留下具體說明的資料。與伊能大約同時來臺、卻長時間待在排灣族做調查的森丑之助，這方面有比較多的闡述，我們可望找到伊能如何解讀的線索。

森丑之助於1895年9月以陸軍通譯身分來臺，三年後能用他學到的排灣語和排灣族人交談，1899年《排灣蕃語集》成稿。⁷ 1900年他訪查望嘉、大麻里、古樓等社，看到蛇形、蛇腹人面等雕刻品，這與伊能訪查Tsarisen族

7 引自森丑之助著，楊南郡譯註（2012: 33）。

Knrungurn社（今日魯凱族伊拉社的前身）是同一年。森不是專業學者出身，但立意要「從人類學的觀點調查蕃地與蕃人」。他也採得蛇變鷹的傳說，1917年發表〈蕃俗百話一蛇（14）〉，該文大半在談排灣族的百步蛇，內云：

臺灣蕃族對蛇有一種神祕信仰，是住在阿緞、臺東支廳內的排灣蕃人。他們的口傳有很多蛇傳說，……據說番名ブールンカツビ是蛇類中最優秀的，此蛇經過多年胴體變粗、變短，化成稱為カデスの鳥。カデスは鷹的一種，再經多年化為猴，猴子又進化成人。番人所稱ブールンカツビ即蛇中之王，人們相信牠是祖先之靈的使者，臺灣土名為百步蛇，在毒蛇當中具最猛烈的劇毒，百步之內可致人於死。（1917：26）

上文「カデス」，伊能記作koros，也是胡台麗（2011：21）所指的熊鷹。伊能和森都採到這類傳說，兩人都用「毒蛇」的概念去看待「靈蛇」，也都用「迷信」去解讀排灣族與「靈蛇」的關係。

森的著作集中發表於1909至1919年（明治42年～大正8年）。1913年〈パイワン族の迷信〉於《臺灣時報》連載（3月-12月），該文列舉排灣族的palisi共187則，與蛇相關者11，明言是百步蛇者5；筆者整理成〔附表4〕。森對於排灣族群如何看待palisi的看法，可連結到他對於「迷信」的解釋上。〈パイワン族の迷信（一）〉（1913a：21-22）敘述如下：

蕃人稱為palisi之詞，帶有靈妙、莊嚴、神聖、祭祀、祈禱、禁忌、禁令等道德上諸多涵義。蕃人對palisi的觀念極其殷勤，又推崇其權威，係支配性的思想、可以涵養品性、維持社會秩序的力量。另一方面，palisi阻礙自然的發展，受制於此不少地方難以擺脫愚頑之性。

臺灣蕃族中，迷信最多且信念最深的就是排灣族，他們倚靠palisi存活，離開palisi就不成為蕃，排灣蕃人的生命就是palisi，我不敢誣言

妄語。

森在《台灣蕃族志》（1996 [1917] : 275-276）的解釋更圓融，他說：「因為蕃人的物質開化程度甚低，對於現代知識難以理解之物或超自然現象有一種信仰，以敬虔的態度視為神聖、或以恐懼和厭惡之情視為惡魔，在吾等看來是迷信，對他們是信仰，是一種先天的根深蒂固的信念、以及思想上莫大的勢力」。以上可知森抱持的是兩義性的觀點，對於palisi與「迷信」的解釋如出一轍，一方面認為可以涵養品格，另一方面又以之妨礙發展；一方面承認有其神聖性，另一方面又當成冥頑不靈（落後之意）的表現。

抽出以上幾個關鍵詞，如：敬虔、神聖、迷信、信仰等，這些在本文引述伊能的報告裡都可以找到。看來伊能與森在闡述排灣與澤利先兩族的信仰方面立場一致，兩人都有相似的文化演化觀。

戰後臺灣學者吳燕和、胡台麗以「真實傳說」看待蛇變鷹的故事，從而帶出特殊的人蛇關係，比較日籍學者以「迷信」看待，兩種論述不啻天壤。後者帶出主客觀點的衝突，其實絕非日治中期以後才浮上檯面。1910年代舊慣調查注意到調查的主體與客體的不協調，不僅描述雙方觀點的隔閡，也蒐得立場矛盾引起的騷動事件。《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5卷3冊（中研院民族所編譯 2003: 191）記載時代風氣影響社民的信仰，以致有社民會捕殺百步蛇賣給日本人。舊慣調查採記如下：

本族中殺蛇禁忌者甚多。paiwan三番通常視其為禁忌，尤其敬畏vulung（百步蛇），認為是祖先之兄弟（參照傳說）。【附記】阿緞廳警部大場善太郎於kuskus社駐在所時，曾有vulung毒蛇出現於宿舍而將其捕殺，卻因此招致社民議論；又草埔後駐在所警部補藤島氏因殺百步蛇取其牙，而致社民不靠近駐在所數日。此外，牡丹路駐在所上原巡查殺蛇後數日即臥病，番人謂其乃遭蛇作祟。余於大正二年（1913），因調查而出差至內文社時，此種迷信似已減退，番童於其居家附近見蛇出現，即捕捉送至駐在所宰殺處理。於paliljau南部，若見vulung侵入住家時，一般均對其說：「快出去

吧！若是被？amis或平地人看見必被殺死。」如此說道，一面將蛇逐出。

以上鋪陳傳統信仰（禁殺百步蛇）對上了時代新風氣（逐殺的百步蛇）。這是總督府利用警政體系實施「撫番」，並由警察擔任教化原住民的工作，帶頭殺蛇並非不可思議的事。上述大場善太郎便是恆春廳的警部（1908.3.26-1909.12.21），以無給職擔任調查會的囑託，從他的任期來看，距離伊能實地調查排灣族已是事隔多年，但伊能當時還在寫文章投稿《東京人類學會雜誌》，也就是仍在本文觀察時限之內。這說明伊能的報告雖未見主客觀點衝突，但衝突檯面化已在某些部落悄然登場了。

學術調查具政策功能，從日本殖民論述及知識建構的歷史特徵來看尤其明顯（張隆志 2006: 240-242）。不論伊能嘉矩、森丑之助或舊慣調查會的調查員，都認為敬蛇信仰的傳說及palisi是「迷信」，等於否認對祖靈的服從信念、對祖靈之蛇的虔誠敬意。黃智慧（1999: 180）說：「殖民者一廂情願地把這個觀點（按：迷信）加諸於被殖民者身上，到最後，連被殖民者自己的知識系統都開始相信這是自己的一部分」。可見人類學知識的影響不限於學界菁英或知識份子，調查的客體廣受波及，這是研究理念落實到「文明教化」的明證。

五、以毒蛇概念接近靈蛇

（一）拉丁學名為先的排序

伊能誤認vurun為龜殼花，連同以其學名為vurun的拉丁學名。這讓筆者注意到1906年的報告他先提及蛇的學名、漢名，然後才帶出族語名稱。相關內容如下：

那種蛇屬於管牙類的響尾蛇科，學名 *Trimeresurus Linkianus*, Hilgd. 支那人自古以來稱為「龜殼花」，據《臺灣府志》等的記載說明：「有如龜殼之文，嚙人最毒」。……Tsarisen族語稱之為

kamavanan, Paiwan族語稱為vūrun。

以上名稱排序雖不是大問題，但也是有意識的認知與作為，最重要的是凸顯與實際田野調查反向而行的記錄方式。

伊能受制於語言能力，必須倚賴通譯。從田野調查的作業順序來看，他先記下受訪者提供的族語名稱，同時，譯者也告知其閩南語俗名，回去後再查證文獻，最後補充記上拉丁學名。為何採異於田調的排序方式？從伊能的知識背景來看，應該是受當時博物學知識的影響。博物學知識體系下，每一種蛇都有拉丁學名、英文名、地方俗名等，這是17世紀以來迄今普世接受的正式的書寫方式。1906年的報告先提vūrun的類別，即「管牙類的響尾蛇科」，介紹學名「*Trimeresurus Linkianus*, Hilgd」，再說明漢人以「龜殼花」為名，《臺灣府志》記載牠的毒性云云。查證年代相近的文獻，可知是學名的部分是抄自羽鳥重郎（1904: 10）的《臺灣產毒蛇調查報告》，而羽鳥該書的「龜殼花」學名又有別於大島正滿後來公佈的學名。

伊能的理念受知識背景的影響，有兩方面可說明：其一，這是當時博物學者為動植物命名、分類過程發展出來的書寫模式（Farber 2000: 10-13, 20-21），伊能既自我定位為人類學者，自然也是一名博物學者。其二，伊能抱持進化主義的知識論背景，受當時演化論文明觀的影響，不僅對人類文明的發展有所排序，文明圈內的動植物也在文明論排序的延長線上。

上述第一點涉及「人類學」與「博物學」的關係。日治初期川上瀧彌等組織「臺灣博物學會」，會則揭示該會以研究臺灣的六種學問為目的，而六種之一即為人類學（范燕秋 2012: 9）。這說明「人類學」是附屬於「博物學」之下的，人類學者自然也是博物學者。然而，以調查動植物為主的博物學其內容、方法皆有別於人類學，例如：19世紀的博物學者研究動植物進行分類時，通常不會運用田野觀察或採信地方的民俗知識（Fan 1999: 183），而這些正是人類學者的專長。伊能以比較民族誌與田野調查的方法獲得資料，1906年的報告開宗明義即以博物學分類概念陳述排灣和澤利先族的祖靈之蛇，這樣的整合充分反映他追求近代知識以及實踐田野研究實證科學的精神。

陳偉智的研究強調，伊能受當時日本與西方學界人類學知識的影響。當時日本人類學者坪井正五郎、西方E.B.Tylor、John Lubbock、Terrien de Lacouperie、Bernard August Langkavel等之人種論及普遍的文化進化論，都構成伊能的問題意識與知識框架。進化主義的人類學以線性演化的時間觀將文明排序，所有人類文明都排成線性階序；文明發展由低階到高階，程度較低的人種被視為發達國家在發展階序上的前一階段（陳偉智 2009: 43-44；2014: 150）。伊能1906年的報告提到：澤利先族等擅長蛇形、蛇紋雕刻，美術思想之發達伴隨敬蛇觀念而生，「可說是未開化人類發展途上留痕的一種現象」，這印證了他心目中確實存在一幅文明的排序圖像。

對伊能而言，敬蛇的「未開化人類」處於遠離文明國度（歐美諸國）的邊緣位置，在人類文明史上是等待文明開化的階段，因此，有待改造的生命既是人也是蛇，而祖靈信仰裡的人蛇關係以及祖靈之蛇的社會身分，都是亟待改變更新的對象。1906年伊能已轉型成為歷史學者，臺灣歷史具多元族群、文化的特性，他應該耳熟能詳。以人類學立場而論，他也比其他博物學者都清楚採記族語名稱的必要性，但為何調查報告仍以拉丁學名為先？這是小題大作，刻意誇大排序的重要性嗎？當然不是。假如與動物學者的作法做比較，便可知同一物種的名稱排序會因人而異，並沒有一成不變的排序方式。以堀川安市（1884-1981）為例，他採記的百步蛇名如下（1941: 8-9）：

和名	漢名	學名	俗名
ヒャッポダ	百步蛇	<i>Sgkistrodon acutus</i> (Guenther)	山古鼈

以上可知，日本名列為第一，地方俗名殿後；雖然和名仍是漢名轉譯而來。

堀川安市的身分是動物學者，他不必考慮族群文化，俗名的部分自然不可能帶出*vurun*、*kamavanan*之類的名稱。可是，既然人類學與動物學在當時同屬於「博物學」，都是該學科的分支，也都有志於在不同文化概念之間進行轉譯以歸入共同的知識領域。那麼，為何不以共同的學術語言拉丁學名為第一順位？何以俗名的代表性名稱是閩南語的「山古鼈」呢？這些如堀川

(1941)所指殖民地臺灣的蛇類名稱處於混亂狀態，記錄的順位沒有既定方式。看來記錄族語蛇名還是人類學者的專長，著眼點絕對不同於動物學者。

名稱排序代表一種知識權的文化解釋。19世紀末當西方世界很多地方物種變成國家的象徵 (Dunlap 1999: 98) 時，臺灣百步蛇充其量還是殖民地的蛇類代表，伊能等建構文明排序了牠的位置，也為解構牠的社會身分開啟大門。而這也間接說明何以1930、1940年代牠的名氣越來越響，而知道vūrun或kamavanoan所指為何的人越來越少的原因。

(二) 走向「毒蛇」世界的百步蛇

伊能報告裡vūrun、kamavanoan被轉換為「毒蛇」。雖然只是一筆帶過，其研究理念與文化意圖卻是昭然若揭，彷彿正在準備迎接新時代的到來。

其實，誤解vūrun為「龜殼花」，與正解「百步蛇」一樣，兩者都是連結毒蛇概念形成的寫作模式，尤其後者以「百步之內致命」為名，明顯看出漢人的思維迥異於排灣族。上文提到伊能參考羽鳥重郎 (1904: 10) 《臺灣產毒蛇調查報告》，該報告書提到龜殼花、百步蛇等，因此，伊能很清楚自己的詮釋正是將「靈蛇」轉化為「毒蛇」的工程。

「毒蛇」與「靈蛇」是兩種文化概念。vūrun、kamavanoan的社會身分是「蛇首」、「長老」、「最真實的」或「真正重要的蛇」。排灣族群視之為「祖靈之蛇」，族人在生活實踐方面力行保護牠、尊崇牠，或與之維持和諧共存的關係。毒蛇概念則以毒蛇為人類社會的勁敵，力圖捕捉撲殺，或充作醫療資源、學術研究，或剝取蛇皮轉作商業用途。

上述的羽鳥重郎於1900年（明治33年）來臺，最初在專賣局衛生試驗室任職（囑託主任），第三年起投入毒蛇研究。因材料獲得不易，尤其頭部受傷的蛇沒有研究價值，所以只要捕到蛇而不損及頭部者都會致送酬金。羽鳥當然蒐集過百步蛇，不過，公開展示的還是博物館的標本。

1908年臺灣彩票局變成臺灣博物館，該館第三部門為動物部，展示臺灣的花鹿、穿山甲等，「毒蛇陳列所」展示龜殼花、百步蛇、飯匙倩、雨傘節、赤雨傘節等毒蛇。日人稱百步蛇是含有「美人毒」居心叵測的動物，「在黑、白、赭色的斑點中雜有綠色斑點，艷美至極，乍見下就知是為誘惑

其牠動物上鉤」（東京朝日新聞 1908: 5）。百步蛇有著明顯個性化的特徵，《臺灣地理風俗大系第十五卷》描述如下：「臺灣毒蛇其姿態、性質最猙獰惡猛的就是百步蛇，與內地蝮蛇為同種類，體型更龐大，頭部三角形，嘴尖尖銳朝上，一看就是令人畏懼的姿態」（仲摩照久1985〔1931〕：58）。百步蛇的特徵包括：蛇體粗大、頭部呈三角形、吻端突起，看來這些給當時日人極深刻的印象。

1910年代大都會撲滅老鼠或毒蛇，當局以懸賞方式蒐購。例如：1914年臺北日人聚集的市區時有毒蛇出沒，當道獎勵撲滅展開收購。該年12月以後，古亭、三板橋、下崁、牛埔、大龍峒各庄或撲殺或活捉，帶到派出所賣。雨傘節每隻30錢，飯匙倩、青竹絲、龜殼花、百步蛇每隻20錢。買收場所為警務課、以及大稻埕日新街、艋舺舊街兩派出所。買收的蛇大部分被打死，活蛇則帶到研究所賣，所方為研究毒素，皆留下飼養。

臺灣毒蛇中被視為咬人率最低、致死率最高的，就是百步蛇。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所編《臺灣衛生概要》（2010〔1913〕：265, 279）指出：臺灣毒蛇有13種，百步蛇產於新竹、宜蘭、基隆、南投、恆春等地，被咬傷者十分罕見，一旦被咬則極其危險。較之其它毒蛇，被害人數最少，受害致死的比例卻是最高。戰後臺灣毒蛇專家孫錦昌（1954）談及百步蛇，認為「咬人最少者毒性最烈」，引用的是日治時代的數據資料。1923年皇太子（後來的昭和天皇）慕名前來參觀百步蛇毒液的搾取過程。1926年高松宮親王參觀博物館與中央研究所，對於養在玻璃箱內的百步蛇等極感興趣。以上說明日人心目中的百步蛇是臺灣最可怕的毒蛇。

日本人推崇百步蛇的「肉最美味且可做強壯劑，最受人珍視」（藤毛生1934: 124）。從1910年代都會致力於撲殺的對象到成為饕客的最愛，不只是日人改變心態，排灣族也有人加入追逐蛇肉野味的行列。1937年1月12日《大阪朝日新聞》刊登杉佐木的「高砂族今昔模樣」，筆者摘錄部分內容中譯如下：

蛇料理是日人到蕃地想品嚐的野味，所謂山之食味。以前臺灣被宣

傳為「有如蛇和霍亂的巢窟般的地方」，如今要找到像臺灣這樣蛇類少見之地已不多了。……毒蛇之王非百步蛇莫屬，蕃地類似百步蛇的蛇類有龜殼花。蛇之味被認為以具猛毒之蛇為上，因此，百步蛇在山味中也成為蛇中之王，住蕃山的人一旦捉到百步蛇，必虎視眈眈嚴陣以待，所以百步蛇不可能有存貨。……蛇料理以蒲燒為上，也有人以鐵板燒方式食用。最多是蒸煮，還有製成粉末成為「秘藥」。近年來蕃地盛行吃蛇肉，還有以毒蛇為精力強壯劑，身價逐漸上揚。過去蛇類極樂淨土的蕃界，不久之後恐怕要變成恐怖的地獄了。把蛇當成「カブヤス」的布農族，或加以神格化的排灣族，近來都有人不以為意地吃起蛇肉，看來由神秘傳說走出來的蛇即將面臨「巨大的受難時代」。（大阪朝日新聞 1937: 5）

以上可知，不單日人認為百步蛇奇貨可居，祖靈之蛇可也為子孫們大快朵頤的食材。從蛇族生態的角度來看，這確實是一個巨變的時代。

來臺日人當中，蛇肉吃的最兇的是林業者及登山客。《林学季報シルビア》創刊號登載京極恭高（1930: 97）寫的「蛇」，其中寫道：

有人提議：「要不要去吃山鰻？」。開始時覺得很噁心，吃過一次後就想再吃。龜殼花、百步蛇、飯匙倩等毒蛇之類都很美味。去山裡的人通常喜愛吃蛇肉，那是很香的味道。有些地方居民甚至捉蛇後剝皮生吃，聽說蛇因而怕得不敢出來。吃了蛇肉會很亢奮，有人說年輕人不適宜吃。先前有地方居民捕蛇來役所賣，長約四尺，一隻50錢。也聽說有人連續吃了三天的蛇肉，開始發呆精神恍惚。

日本人到臺灣山區都想吃蛇肉，甚至藉此名目呼朋引伴去登山。再以《蕃鄉風物記》為例，這是《理蕃の友》4卷3期提到番族、番政的文獻之一，也是當時官員的閱讀參考書物。作者小泉鐵（1997 [1932] : 188-189）的指陳如下：

一看到蛇就該當場擊殺，但排灣族非但以殺百步蛇為禁忌，而且，同伴被該蛇咬傷，不管當事人多痛苦也放置不管而離去。最初日本人進入他們的部落，要捕殺百步蛇，他們好幾天不跟那名日人說話。

信州人吃蛇肉，到臺灣的日本人也吃蛇肉。日人進入太平山採集檜木，據說也吃蛇肉」。我曾請求陪同入山的官員招待吃蛇肉，對方回答說：「太平山的蛇都被吃光了，一隻也不剩，下次讓屬下從山下帶上來吧！。

以上看來百步蛇成了毒蛇中的聖品，不再是1910年代大都會一味撲殺的對象，而且日人食髓知味，輾轉相傳漸成口碑。

1940年代戰爭下物資缺乏，百步蛇的蛇皮也很有身價。新聞如下報導：高雄州的排灣族所在地，一向將蛇神格化稱為「バリシ」（按：伊能記作 Parisi），禁止捕獲或殺害，但近來蛇皮利用相當多，價格上揚以致族人競相持蛇到推價交易所販賣。蕃地之罕見現象一時成為話題，云云。多樣化的利用方式從毒液、蛇肉到蛇皮，戰後日籍觀光客來臺，依然不改戰前相同的消費習慣。以上值得注目的重大改變還是排灣族人。

捉百步蛇交易，1930、1940年代這樣的行徑究竟只是個案，還是有漸趨普遍的趨勢？這有待再查證。胡台麗（2011: 32）也採到這樣的傳說，大意是古樓村一個叫buka的族人捉百步蛇，以好價錢賣給日本人，最後被咬死。胡台麗認為她採到的是「真實傳說」，可與本文引述的史料相印證。追根究柢，靈蛇在毒蛇概念的詮釋下演繹的結果就是步上商業之途。

（三）問題討論：兩種不同的概念如何相互區辨？

伊能嘉矩之後，人類學調查報告仍以「毒蛇」概念去詮釋「靈蛇」，這方面事例不勝枚舉。問題是：「毒蛇」與「靈蛇」是兩種文化概念，有其各自的認知方式與分類體系，彼此間真能透過對照來互相區辨嗎？具體而言，

排灣族語的vūrun是百步蛇，以百步蛇來指認該族的祖靈之蛇不成問題，雖然名稱未必是vūrun，這是上文討論的族語問題。然而，是否所有的靈蛇角色都如百步蛇在排灣族社會中那樣明確、固定、單一化？某種角色由某一種特定的蛇類擔綱，這是事實嗎？

先說「毒蛇」的分類概念。日本治臺後，殖民地博物學成為殖民治理的重要環節，而初期臺灣博物學會的形成是以總督府殖產局的博物館為據點（范燕秋 2012: 10, 18），博物館的標本收藏與展示都有助於促進動植物分類的學術發展。總督府博物館及日籍動物學家怎樣對臺灣的蛇類進行分類？筆者以表格化方式整理如下。

表1 百步蛇的所屬類別（舉例）

刊行時間	文獻名	作者	臺灣蛇類的分類及種數	百步蛇
1898.4	臺灣動物調查	多田綱輔	無毒蛇9、毒蛇11	毒蛇（山杜鰐蛇）
1904	臺灣產毒蛇調查報告	羽鳥重郎	管牙類、溝牙類	管牙類響尾蛇科
1910	日本毒蛇圖說	大島正滿	無毒蛇、毒蛇	毒蛇
1926.11	臺灣博物館の手引	臺灣總督府博物館	無毒種31、有毒種18	毒蛇
1932.7	臺灣蛇類管見	堀川安市	7科31屬60種及亞種	腹蛇科
1937.3	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案內（第三版）	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協會	共60種。海產毒蛇9、陸地毒蛇10餘種	毒蛇
1941	臺灣の蛇	堀川安市	盲蛇科、背高蛇科、溝牙科、海蛇科、鎖蛇科、蝮蛇科	蝮蛇科

筆者整理

以上顯示，百步蛇在日人的蛇類知識系譜上是「毒蛇」。如杜銘章（2014）所指，三階段的臺灣蛇類研究史第二個時期為日本人的奠基期，臺灣蛇類名錄在1930年代初期已大致完成。陳偉智（2014: 65-66, 95-98）討論伊能的種族知識，認為他是以近代西方的種族知識作為普世性標準，而西方的這種知識又是在自然史發展中形成的。我們有充分理由相信對伊能嘉矩及其後的在臺日籍學者而言，林奈式（Linnaeusian）的自然史分類是被奉為圭臬

的分類系統。

日籍學者用「毒蛇」去識別「靈蛇」，自然是近代科學知識的延伸，但兩種體系要接合涉及多方面，能否以一對一的方式去區辨？從族語蛇名的多樣性及多元表記一端來看，這是人類學知識建構的問題，也是族群認知的問題。原住民對靈蛇的認知會不會受時代環境的影響？當習於統治的一方用「毒蛇」概念去識別「靈蛇」，久而久之，被統治者有沒有可能遷就其說而放棄原本的認知方式呢？

以一對一的方式去描述原住民的認知，最顯著的例子莫過於舊慣調查。伊能報告指出kamavanan是澤利先族崇敬的蛇，小島由道所編《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五卷第三冊（1922: 322-323）卻當牠是「眼鏡蛇」，無視於伊能公刊的報告。該書有一段文字描述排灣族人被毒蛇咬傷會以草藥治療，文章提及排灣族域內的毒蛇，謂：

本族ニ於テ毒蛇ト稱スルモノ甚多シ。其重ナルモノハ「ブーロン」（百步蛇）「カマバナヌ」（人ノ足ノ太サ位アリ。聲ヲ立テテ「カラカラ」ト鳴キ雄ガ雌ヲ呼フトキハ笛ノ聲ヲ發ス。即チこぶらナリ）「スボン」（飯匙蛇）「アシ」（龜殼花）「ビニウ」（雨傘節）、「マカラズク」（百步蛇ノ極メテ大ナルモノ。人ノ腕位ノ太サアリ）「カリチキチ」（竹絲蛇）等ナリ」。（按：底線為筆者所加）

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的中文譯本（2004: 206）如下：

本族域內毒蛇種類甚多，主要有：vulung（百步蛇）、kamavanan（眼鏡蛇）、sepung（飯匙倩）、qasi（龜殼花）、biniqu（雨傘節）、makaladruku（百步蛇之大者，如手臂之粗）、kalicikic（青竹絲）」。

以上將kamavanoan譯成「眼鏡蛇」，是忠於原文的譯法，因為日文「こぶら」所指正正是該蛇類。然而，上文所引舊慣調查報告也提到「飯匙倩」，後者有「臺灣眼鏡蛇」之稱，所以，對小島由道等而言kamavanoan非百步蛇，亦非飯匙倩。

再看《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五卷第三冊（1922:300; 譯本2003:192）其它部分的記載，也是相同理解方式，內云：

Calisian諸番，本社大多不禁忌殺蛇。惟vuculj番tjaravacalj社方面，若遇kamavanoan（一種大蛇，據說會昂首鳴叫「kalakala」，應屬眼鏡蛇一種）出現於途時，認其為祖先之靈，係懷慕父母兄弟而來，不可殺死，若殺死將反遭咬傷。然若蛇侵入屋內，則可殺而無忌。

中研院民族所的中譯本附有索引，與百步蛇相關者都蒐羅在vulung項目之下。凡此，顯示編撰者的認知裡只有vulung才是百步蛇。以一對一的方式去識別，不只忽略排灣族語名稱的多樣性，也是用毒蛇種類去對應靈蛇類別此一認知方式的具體表現。

臺灣原住民各族都有「靈蛇」，靈蛇到底有幾種？能否逐一用「毒蛇」的種類去辨識呢？類別說明又以甚麼為根據？許功明（1993: 55）就排灣族群提出她的看法，她說：

根據我們對於魯凱族、排灣族的田野調查，可得一普遍共識點是：「靈蛇」的概念與信仰觀存在之實。不過，有關這種被公認為具有超自然力的蛇，其種類、特徵、名稱上卻因各地區域或部落之不同習俗與語言有所差異。因此，最多可以說「靈蛇」的信仰是一共同概念，但過去當部落仍保有完全的自主與獨立的信仰體系時，他們各自對於其系統來源之神話及其中「靈蛇」的解釋和象徵意義必然是自成一體的。

部落社會有各自的語言和風俗習慣，以致靈蛇有不同的名稱，種類和特

徵也有不一樣的陳述。所以，靈蛇種類的問題不得其解。

靈蛇知識的表述是原住民，記錄者則是沒有靈蛇觀念的外地人，外來社群建構了外界對臺灣原住民社會對「靈蛇」的認知。這其間甚麼是有待釐清的？簡言之，今日我們倚靠人類學的知識論判別族群，倚賴動物學者的調查認識臺灣史上的動物種類及其分布，兩者相加問題就浮上檯面。「排灣族」的「靈蛇」不只祖靈之蛇一種；被「排灣族」某些部落認定的「亡靈之蛇」龜殼花，被其他部落認定是平民的祖先，而其他族群（或同族的其他部落）也可能視為頭目家的「祖靈之蛇」。例如：賽夏族認為被龜殼花咬者是被祖靈招去（tinrong noka habon），路上見到此蛇，要將牠殺死。而不殺蛇者如阿美族馬太鞍社，以「蛇等於親祖，不可殺」；鄒族Kanakanavu（按：今日的卡那卡那富族）也認為龜殼花是祖靈憑依，禁止殺害該蛇。顯然「靈蛇」的認定因族而異，因地而異。有沒有可能因時而異？筆者查到兩個例子，都與百步蛇有關。

例一是泰雅族的神判之蛇。我們看到關於此蛇的種類，因時代不同而有先後說法不一的現象。《蕃族調查報告書》採到以下傳說：

昔時出現一條小蛇，人們不清楚名稱。有個人看見了覺得很珍貴，出手去捉，小蛇機警地逃走。不久，同一條蛇出現在同一地點，此人再度伸手卻被蛇咬，回家全身腫脹而死。現在有人因他人失竊，受人懷疑或蒙受不白之冤，就發誓：ini saku quriq mhetung saku muri.（有沒有偷竊問蛇就知道。若有偷竊，會遭蛇咬）。⁸

以上亦見於《生蕃傳說集》（1996〔1923〕：474），同樣未言明何種蛇類。《生蕃傳說集》作者之一佐山融吉也是《蕃族調查報告書》第五卷的主編，他將舊慣採得各族傳說加以整編而成《生蕃傳說集》，兩者內容有高度的相似性。再對照《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該報告第一卷（1996〔1915〕：

8 按：日文原版與中譯本的冊數不一致；參見《蕃族調查報告書（1）大么族前篇》（1983〔1918〕：301），中研院民族所編譯，《蕃族調查報告書》，第五冊，泰雅族前編（2012：276）。

59) , 該書也記載泰雅族「parisa saku muri」之誓, 內容如下:

發誓自己所說的非謊言時, (1) 男子會向對方說: 「parisa saku muri hitung muri」, 意為我若說謊, 必會被「paris」(敵人)所殺, 被「hitung」(平地人所稱龜殼花的毒蛇)咬之意。番人一般都很害怕「hitung」, 據說「hitung」為祖先之靈, 不會無故地咬人, 但說謊、私通及其他觸犯社內禁忌者會被咬。(2) 婦女會向對方說: 「hiqil saku muri hitung muri」, 意為我若說謊, 必會被人所殺, 要不然被「hitung」咬之意。

對照以上兩種記載, 可知hitung的語意發生變化, 由原本不知名的「小蛇」變成「龜殼花」。到1930年代又出現新說法, 法學者增田福太郎(1937: 12)描述如下:

神靈叫Utof, 是祖靈。死後的世界叫Uthan, 在西方。……百步蛇(heton)是蕃人最恐懼的, 別名Utof(與神靈相同語詞), 是祖靈的使者。如果要發誓自己所言絕非虛謊, 要說「heton more」。heton是百步蛇, more是死之意, 亦即若我說謊會被百步蛇咬死。不只是說謊, 如果做其它壞事, 也會被百步蛇咬, 有這樣的信仰。

泰雅族人以蛇為名證明己身清白, 其重視祖靈之蛇可媲美排灣族。有趣的是, hitung或heton的類別數變, 由不具名的「小蛇」變毒蛇「龜殼花」, 再變成劇毒的「百步蛇」。

事實上, 森丑之助(1917)也提過這件事, 他以「蝮蛇」稱呼泰雅族的神判之蛇。令人不解的是, 森在同一篇文章〈蕃俗百話〉同時到龜殼花、百步蛇, 卻使用中性的「蝮蛇」一詞來表述神判之蛇。為什麼會這樣? 合理的推測是: 龜殼花和百步蛇同屬蝮蛇科(響尾蛇科), 1910年代他已留意到泰雅族人的神判之蛇並非單一蛇類, 上述龜殼花和百步蛇都是斑文鮮豔又有劇

毒的蛇類，泰雅族人以之為發誓憑藉是合理的想像。因為這樣使用「蝮蛇」一詞，避免挑明神蛇係何種蛇類，既符合實情，也避免行文敘述上的自我設限。

例二是布農族，蛇文織布的傳說最常見於該族。《蕃族調查報告書》採到的傳說如下：

少女捉小蛇仿蛇紋織布，觸怒母蛇咬死全家。母蛇後率蛇回 Bakilaian，回程只有一條生病小蛇留在 Palabana；現今該地多蛇，便是由此而來。（中研院民族所編譯 2007: 185）

一對母子在田裡發現蛇，母親仔細觀察後，回家將蛇紋圖案用於織布。（中研院民族所編譯 2007: 192）

以上內容到了1940年代有新的面貌。1941年3月一篇刊於《理蕃の友》名為〈蛇與布農〉的文章，採集到 Ilitu 社的傳說，大意是百步蛇的幼蛇被人借去當織紋樣本，沒受善待反而被餓死，母蛇於是率蛇族復仇圍剿。（伊藤生 1993 [1941] :8）

上述故事主角於1910年代以前都是不知名的小蛇，二、三十年後竟然變成了著名的百步蛇。重文樣的布農族將百步蛇特殊化是可以理解的，因為該蛇確實有其牠蛇類少見的鮮明文樣。然而，文字化的文本有其固定性，沒指名是百步蛇，可能因為說者只是簡述，也可能是指其牠蛇類。龜殼花 (*Trimersurus mucrosquamatus*) 外形上像百步蛇，擬龜殼花 (*Macropisthodon rudis*) 則像極了龜殼花，這些在動物學上已有所分類和定位，一般人卻未必有區辨的能力。

泰雅族的神判之蛇是哪一種蛇？與上述布農族的故事記載有明顯差異，說者都用了同一族語（分別記為 mhetung、hitung、heton），惟所指類別各不相同。森丑之助 (1917: 26) 以泰雅族男子的護胸文樣仿自於「蝮」，那是在提醒人不可說謊，否則會被蛇咬死。他在該文同時提到百步蛇、龜殼花，描述神判之蛇時用的卻是「蝮」。借用今日的分類概念，龜殼花和百步蛇

都屬於蝮蛇科 (Viperidae = 蝮蛇科)，而「蝮蛇」據說也是百步蛇的俗名之一。所以，森可能意指神判之蛇是百步蛇，也可能是故意模糊化用中性語詞「蝮」來傳達未必存在特定蛇類的事實。如果以分類概念追究語意的話，等於承認辨識靈蛇的種類必須仰賴毒蛇知識，而這樣的思維正是本文意欲檢討的。

綜合上述，非要指出哪一種「靈蛇」是哪一類的「毒蛇」不可的話，無非意欲整合一切物種併入西方自然史的知識體系內。暫時撇開近代知識不談，一旦進行歷史考察，前後矛盾的窘境就會浮上檯面，泰雅族神判之蛇兜不攏時代不一的族人說法可謂典型之例。如Farber (2000: 12) 所指，博物學者協助帝國主義的擴張，含蓄地表達了文化帝國主義；帝國主義對殖民地施以文明教化的知識基礎未必以彰顯的形態現身，但其存在卻是無所不在的。

六、結語

本文是對伊能的資料解讀進行再解讀，社會學稱為「雙重解釋」，⁹這與對伊能的研究評論是不一樣的 (陳偉智 2014: 5-7)。印度人說：世界放在平臺上，平臺放在象上，象在龜上，龜之上還有龜 (Scott 1985: 45-46)。如果百步蛇是最初的世界^①，排灣族群是承載的平臺^②，人類學調查則是象^③，今日的讀者我們就是龜^④。我們探究^③的解釋，^③記錄或解釋^②眼中的^①，而^②對^①是各有詮釋，不同的世界就這樣搭建起來。

日治初期是臺灣博物學 (natural history) 內外世界 (Outram 1997: 249-265) 正待開展的階段，¹⁰ 伊能嘉矩靠自力辨識蛇類。本文分析他誤解的原因，判斷是情境轉換過程出問題，即使有漢人通譯協助，也無法克服語言障礙。排灣族語的vūrun轉成漢語的soankupi，文字化最後以「龜殼花」落定，場域的多重轉換讓他鑄下錯誤。從知識的主客關係來看，或許這是研究主體

9 Anthony Giddens對社會哲學中某些思想學派提出了批判性的分析，他稱解釋他人的解釋為「雙重解釋」 (the double hermeneutic) ；參見Giddens (1993)。

10 按：內部世界是由豐富多樣的博物學知識所組成，外部世界指的是相關的硬體設施，如：博物館、動物園、推廣博物學知識的社團組織、大學相關科系或研究機構的誕生等。

介入調查客體，一次歷史上的小挫敗。

然而，瑕不掩瑜。伊能記下排灣族語的百步蛇，這開以羅馬拼音記錄族語蛇名之先河。以vūrun和kamavanan分屬於排灣族、澤利先族，在今人看來當然大有問題，不過，人類學的知識提醒我們：「排灣族」及其族群象徵都是被建構出來，排灣族沒有文字，且未必是一個具有民族誌真實的存在實體。伊能表記「蕃音」，採行羅馬拼音方式，為排灣族群擁有多樣化的蛇名及其特殊的用語習慣，開啟自由採記的各種可能，未嘗不是一種研究成績。

伊能的採集以神話、傳說和禁忌為主，這也是往後人類學詮釋百步蛇的基本形態。本文探討1906年報告的四則傳說，對照胡台麗的研究，發現伊能採得很有代表性的故事。伊能的採記過於簡單，但作為「真實傳說」的雛型版，仍有十足的生命力。〔附表3〕所見，人蛇關係及排灣族人對待百步蛇的行為模式，會隨著時間而改變，然而，這也是後來的事。伊能和森丑之助都證明殺百步蛇在當時的排灣族是絕對的禁忌，這與後來的舊慣調查有出入。社會文化人類學的功能論以神話提供行為指導的模式，看來伊能採得的是具歷史性的「真實傳說」，也是今日排灣族人引以為傲的集體記憶。

伊能的文化論將「時間」空間化。在單線時間發展順序以及文明邊陲的知識預設下，祖靈之蛇被當作是一種「迷信」。迷信觀點反映怎樣的學術立場？伊能明言的部分不多，卻處處留下提供後人解釋的線索。試想：當伊能採得vūrun的傳說，以牠長年棲息在頭目家屋內，繪聲繪影的情境多少帶給他驚喜。如果伊能認為調查工作像開窗，讓暗室裡的生命見光，那麼，他就不會有任何矛盾情結。可是人類學家都希望觀察的對象待久一點，多一點文化堅持，這又與當局的教化旨趣背道而馳。人類學者該怎樣看待他自身與調查對象的關係？知識建構會讓原住民的社會與文化解體嗎？這類的對話在伊能文章裡看不出來，我們也無法判定辭世之前他是否認真想過這些。

伊能在臺期間，百步蛇知識未廣為人知，但毒蛇交易越來越普遍。1910年代日本向中國、朝鮮、新加坡等訂購藥用蛇類，1920年代初臺日之間有活蛇貿易，臺灣百步蛇遠赴東京參加蛇展。堀川安市在大稻埕藥店庫房看到堆積如山的蛇乾，驚訝於全部是百步蛇（按：部分是中國大陸進口）。1930年後期新聞報導排灣族或布農族都有人吃百步蛇肉。百步蛇圖形在排灣社會本

是頭目家所用，不知何時起連山地旅館業都派上用場，可見這是一脈發展的前沿（cutting edge），考察越往後延伸越能看出時代趨勢。簡芳菲（2002: 64-73）討論原住民觀光活動及圖畫教育對排灣族的影響，認為百步蛇圖像不再滿足排灣人對裝飾美感的要求，而中南部地區頭目祖先像的神靈性也逐漸消失，傳統標誌不能再誇耀頭目的特權與尊貴。筆者認為根本原因還是在於百步蛇的意象起變化，祖靈之蛇逐漸從神靈世界走向世俗，而靈蛇崇拜不敵來自外界物質文化的引誘。

伊能的文章寫「靈蛇」，知識架構來自文明演化論及博物學的分類概念。1920年代以後vūrun、kamavanan以「毒蛇」姿態現身，排灣族人與牠的關係也越來越多樣。同時作為研究客體的「排灣族」與百步蛇，在詮釋上其實存在自成一格的主客關係，而上述關係發生變化又與研究主體的介入或暗中推波助瀾有關。伊能的角色如同陳偉智（2014: 4）所指，百年來臺灣研究與伊能之間主客互換，臺灣研究站在他的肩膀上得以繼續前進，所以，他是饒富意義的歷史巨人。這位巨人曾在靈蛇信仰的議題上為即將來臨的「毒蛇」時代做預告，我們又該如何看待這件事？

如上述印度諺語所示，文化解釋是多元的，只要提得出解釋就能堆疊上去。述說靈蛇、靈蛇子孫與調查靈蛇的殖民地人類學家之間的故事，應該還有很多題材，期待「靈蛇」的子孫們也加入評論。

附表1 伊能嘉矩與臺灣博物學

紀元	伊能嘉矩	博物學發展在臺灣（與蛇類相關者）
1867	5月9日誕生。	
1895 (M28)	11月10日來臺。與田代安定籌組「臺灣人類學會」，12月15日正式成立。	
1896 (M29)	1月起擔任總督府文書課雇員，4月兼任總督府民政局囑託。1~6月參加「台灣土語講習所」。10月與多田綱輔等前往宜蘭調查。	
1897		8-10月多田綱輔至台東、花蓮採集動物。
1898 (M31)		4月多田綱輔〈臺灣動物調查〉一文提及「山杜鰲蛇」。
1900 (M33)	3月25日《台灣蕃人事情》出版。7月29至9月20日南部調查，寫下〈南遊日乘〉(7.29-9.12)。	10月30日「台灣慣習研究會」成立，伊能擔任幹事。
1902		2月16日臺南博物館開幕。
1903 (M36)	4月1日大阪舉行第五回內國勸業博覽，發生「學術人類館事件」。伊能以「台灣の人種」為題進行演講。	堀內助教授（總督府醫學校）、羽鳥囑託主任（衛生試驗室）等從事毒蛇研究。
1904		羽鳥重郎發表〈臺灣產毒蛇調查報告〉。
1906 (M39)	1月10日祖母過世，21日返日。發表〈臺灣土蕃の蛇につきての敬虔的觀念及び之に伴生する模様の應用〉。	
1908 (M41)	發表〈臺灣パイワン蕃族の彫刻模様〉。 2月1日返日。	7月，波江元吉、羽鳥重郎分別提出臺灣產百步蛇的學名。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附屬博物館開館，動物部門展示龜殼花、百步蛇、飯匙倩等。
1909		1月1日臺中博物館開幕。 大島正滿〈臺灣產蛇類解說〉，刊於《臺灣醫學會雜誌》。 12月，John Van Denburgh報告在臺蒐得新的兩棲類和爬蟲類動物（包括百步蛇）。
1910	發表〈臺灣のツアリセン族に見らるゝ尊長表示の標徴〉。	

1913 (D2)		羽鳥重郎〈新に檢出せる毒蛇及び蛇毒に就いて〉, 刊於《臺灣博物學會會報》No.10。
1915 (D4)		警官派出所蒐購毒蛇, 古亭、三板橋、下崁、牛埔、大龍峒各庄撲殺或活捉。百步蛇每隻20錢。
1916		大島正滿〈臺灣及び琉球産蛇類檢索表〉, 刊於《臺灣博物學會會報》No.23。 4月20日圓山動物園舉行開園式。
1918 (D7)		山口謹爾〈臺灣産毒蛇に就て〉, 刊於《臺灣博物學會會報》No.34。
1921 (D10)		大島正滿《日本毒蛇圖說》刊行。
1922 (D11)		高橋精一《大日本毒蛇圖集》刊行。 4月, 臺北萬華驛前私設「河村動物研究所」開張, 在文山郡深坑、石碇廣告買收蛇類。 9月, 臺北「日本蛇族研究所」創立。
1923 (D12)		4月16日起皇太子來臺視察旅行12天; 18日到中央研究所參觀搾取百步蛇的毒液。 嘉義竹崎日人金原德次郎掛牌, 蒐購毒蛇剝皮加工做成製品。
1925 (D14)	9月30日去世。	3月15日大阪博覽會「臺灣館」開館。 7月「日本蛇族研究所」於東京、松本、新潟、大津等地舉辦日本蛇族展覽會; 同月26~8月1日東京新宿園舉辦活蛇展, 臺灣百步蛇等參展。
1930		高橋精一《日本蛇類大觀》刊行。
1931		牧茂市郎《日本蛇類圖說》刊行。
1941		堀川安市《臺灣の蛇》刊行。
1944		大島正滿《大東亞共榮圈毒蛇解說》刊行。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附表2-1 族群分類與百步蛇名之對照 (1900-1935)

伊能嘉矩、栗野傳之丞 (1900) ; 伊能嘉矩 (1906)	Tsarisen kamavanan	Supayowan vūrun					Piyuma	備註
台灣總督府蕃務本署 (1911)	Tsarisen	Paiwan					Piyuma	
森丑之助 (1917: 26 ; 楊南郡著, 笠原政治等編譯 2005: 197)	Paiwan ブロン、プールンカツビ、プールンアツビ							
佐山融吉 (1923)	Paiwan ブロン					Puyuma		
小島由道等	Paiwan						Puyuma	
	上 Tsarisen	Rukai	Raval	Butsul	北 Paiwan	Chaobolbol	Parilariao	
小島由道等 (臺灣總督府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 1983 [1922])	ブロン (民族所中譯vulung) * カマバナヌ (民族所中譯kamavanan) # マカラズク (民族所中譯makaladruku) ⊗ 備註：根據舊慣調查報告，編者的理解如下：* 百步蛇，⊗ 粗胴百步蛇，# 原文「こぶら」(中譯「眼鏡蛇」) 的一種。							
小川尚義 淺井惠倫 (1935)	Original Rukai		Paiwan Proper					
	Rukai 本羣	Taromak	下 三 社 羣	Original Paiwan			Puyuma	
				北 部 方 言	中 部 方 言	南 部 方 言		
	qacuvi ʔa vuʔuŋ (蛇—其一—長老)、cavinikiniki (蛇の異名) ; 內文社, 南排。 vo ^b ovo ^b oŋ (百步蛇)、qacuvi ʔa vo ^b ovo ^b oŋ (蛇—其一—長老) ; 力里社, 北排。 sura pūʔiŋü (蛇—精, 百步蛇) ; 下三社群Maga社。 tüpaŋü (百步蛇) 或tüppaŋü (百步蛇) ; 下三社群Mantaulan社。 kasoraʔanü (百步蛇) ; 下三社群Mantaulan社。							

移川子之藏 (1935)	Rukai		Paiwan					Panapanayan	
	下 三 社 羣	Rukai	Ravel	Butsul					
				北 部 排 灣 Butsul本羣	中 部 排 灣 Paunaumaq aq	南 部 排 灣 Chaobolbol Sabbdek		東 部 排 灣 Parlariao Pakarokaro	
			kamabanan ; Su-Paiwan (北排)						275

說明：以上族群分類的部分參考蔣斌（1992：29-30）；其他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附表2-2 排灣族群分布與百步蛇名（1960年以後迄今）

採記者	族群或分布區域	採訪村落	蛇名及語意解釋
陳奇祿 (1961)			vorovorog
吳燕和 (1993)	巴卡羅群 (東排) 台東太麻里溪流域		valung kaatuvian
許功名 (1993)	魯凱族台東霧台鄉	好茶村	amani (就是它) palada (我的夥伴) maludran (長老) kamanian (百步蛇的本名)
李莎莉 (1993)			vorovorog (長老) sura pūlūjū (蛇精)
洪英聖 (1993)	—	—	vorovoroy sura
潘立夫 (1995)	巴武馬群 (北排) 屏東泰武鄉	Piuma (平和村)	稱為「藤」
潘立夫 (1997)	查敖保爾群 (南 排) 屏東獅子鄉		ngatuv i vulung (蛇之長老)
潘立夫 (1997)	巴武馬群 (北排) 屏東泰武鄉	Piuma (平和村)	vulun (長老) kamawanan (共同生活的朋友)
潘立夫 (1998)			南大武稱vulung (大拇指) ；北大武稱 kamawanan

童春發 (1998)			vulung (老、長老或尊長)
蔡光慧 (1998)			Gavur-ungan (至尊者)
蔡光慧 (1998)	布曹爾亞族，大武山西側，口社溪以南至東港溪支流 Beleji 溪一帶		vurong ga-qajuvi-yan (別名，蛇中之最)
胡台麗 (1999)	巴武馬群 (北排) 屏東來義鄉	古樓村	vurung
胡台麗 (2001)	巴武馬群 (北排) 屏東泰武鄉	平和村 排灣村	vauj (藤類，不能直呼其名) kamavanan
童春發 (2001)		齊阿齊考社	vulung (元尊) kamavanan (本尊)
王貴 (2002)	拉瓦爾亞族		vulung
中研院民族所 (2003)	排灣族	kaviyangan社 vungalid社 高士佛社	vulung (ブーロンの中譯)
胡台麗 (2011)			kamawanan (不假、原典)
胡台麗 (2011)	巴武馬群 (北排) 屏東泰武鄉 屏東來義鄉	Piuma (平和村) 古樓村	kamavanan (就是那個最真實的) vurung (老) kaqatjuvian (真正重要的蛇)

說明：排灣族群分布概況主要參考童春發 (2001: 17-18)。

附表3 百步蛇「真實傳說」的今昔比較

號	伊能嘉矩	森丑之助	舊慣調查	胡台麗	潘立夫
1	我族祖先死後變成 kamavanan，永居於 Raru 社。社蕃看到牠時，都要做 Parish 表示尊敬，絕對不敢殺牠。(1900)	百步蛇是祖先的化身，無論如何也 不可殺牠。(1913d)	本族中殺蛇禁忌者甚多。paiwan 三番通常視其為禁忌，尤其敬畏 vulung (百步蛇)，認為是祖先之兄弟。(1922)	百步蛇 kamavanan 是神靈，不能殺牠，尤其是頭目絕對不會殺牠。……我們貴族是百步蛇生的，牠是我們的祖先。(2011) ○	

2	往昔有兩條靈蛇 (kamavanan) 產卵，其卵中生出人，是即我族的祖先，故不殺害蛇。(1906)		古時百步蛇卵生出人，成為我們頭目的祖先。(1922)		
3			一名男子非常愛吹笛，後來被母親叫去取水，回來後發現笛子被燒毀。男子失去笛子傷心欲絕，最後變成百步蛇，成為該蛇類的起源。	Pulaluian非常感傷，不斷地吹笛。母親見他老是沉迷於吹笛，便趁此(取水)機會把他鍾愛的笛子投入火爐燒毀。……Pulaluian便這樣祈求：「但願我能變成百步蛇！但願能夠像留在笛子灰燼中的那隻百步蛇。」話一說完，立刻變成了百步蛇。(2002) ●	
4	我族祖先的靈魂重生變為靈蛇 (vūrun)，隨著年月變遷身長縮短、胴體變粗，終而化為鳥，稱為koros (山雉)。(1906) 百步蛇叫「ブロン」或「カッピ」，年久之後蛇身會變得短胖，最後化成鷹 (カデス)。	鷹是百步蛇的再化身。(1913)	蛇變鷲。百步蛇脫皮變鷲，馘首者就能殺鷲。(1920)	人死後到神靈界會經歷三次死亡，第一次變成百步蛇，第二次變成熊鷹，熊鷹再死亡，第三次就變成水。● 百步蛇成長肥大道某種程度，牠的形體會縮短，……生出羽翅，然後再長出羽尾，最後變成qadris (熊鷹)。(2011) ●	
5	(Tsyakvakvun部族) 將山雉羽毛附著於刀鞘上，雖是殺人標記之風所致，可能也是伴隨上述所記靈蛇化成為山雉的神話而生的。(1906)		百步蛇脫皮變鷲，馘首者就能殺鷲。(1920)		

6	部族大酋長家室內的內壁約一間半四面凹陷，做成類似石室的房間，方便蛇來時蟄伏其上，絕對不加傷害。相傳社內如有災殃或遇凶作，蛇就不會出來。(1906)				過去百步蛇與人和平相處，甚至以客廳中央牆壁凹處為其棲生處，亦可和人睡在一起。(1997)
7		在路上遇到百步蛇，要對牠說：有異能的人會殺你，趕快逃吧！蛇解人語，會趕緊遁逃躲避。(1913)		有時候我們在路上會突然遇到牠（百步蛇），便會對牠說：「你快離開這裡吧，村落的敵人要來了，你如果不小心就會被殺害！」牠聽了我們的話就會返回他住的地方。(2011) ●	
8	被毒蛇咬死時，親人可採取復仇行動，百步蛇除外，至於其他種類的蛇，可射殺一隻，以免族人再受蛇害。(1913)	倘若被毒蛇咬傷，則將毒蛇殺死亦無妨。若被蛇咬死，遺族可為報復而捕殺若干蛇埋於禁地，否則家人將再遭遇同樣之災禍。然可捕殺之數，據說kuvulj番以五條為限，北paiwan番tjaljaqavus社則以三條為限。(1922)		(buka被百步蛇咬死)。名叫muakai的女巫師就拿起長矛，想刺殺那隻百步蛇，因為她認為要以命換命，但是並沒有把百步蛇刺死，最後由buka的母親再用同一根長矛把百步蛇刺死。(2011) ●	

備註：●是胡台麗所指的「真實傳說」tjautsiker。

附表4 伊能報告所見部族名或社名

伊能所記	漢譯名稱	伊能的說明	
Knrungurn社	Ira (伊拉社) 的舊稱	執Ravuras部族 (澤利先的五部族之一) 之牛耳	伊能嘉矩 (2012), 頁398,399
Kyaryaryuk社	力里社		伊能嘉矩 (2012), 頁428
Raru社	——	伊能未說明	伊能嘉矩 (2012), 頁404
Suvon部族	率芒部族	排灣族四部族之一; 察庫存庫文群下的兩部族之一	伊能嘉矩 (2012), 頁429, 436
Tepomomak部族	施武郡人 (南遷的布農族人)	Parizarizao部族把Tsyakvakvun部族稱為Tepomomak, Tsyakvakvun部族也將南方部族稱為Tepomomak	伊能嘉矩 (2012), 頁447
Tsyakvakvun部族 (Tsyakvakvum)	上社; 察庫存庫文群	排灣族四部族之一, Tsyakvakvum (龜文社) 本是該族的核心部落	伊能嘉矩 (2012), 頁429, 436

參考書目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 zhongyang yanjiuyuan minzuxue yanjiusuo bian y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trans. and ed.]

- 1996 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 第一卷, 泰雅族fanzu diaocha baogaoshu diyijuan taiyazu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customs of aboriginal peoples—volume1: Taiya tribe]。臺北: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taipei: zhongyang yanjiuyuan minzuxue yanjiusuo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 2004 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 第五卷第三冊, 排灣族fanzu diaocha baogaoshu diwujian disance paiwanzu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customs of aboriginal peoples—volume5 (3) : Paiwan tribe]。臺北: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taipei: zhongyang yanjiuyuan minzuxue yanjiusuo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 2007 蕃族調查報告書. 第六冊. 布農族前篇fanzu diaocha baogaoshu diliuce bunongzu qianpian [An investigations of aboriginal people—

volume 6, Bunun, part 1.]。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taipei: zhongyang yanjiuyuan minzuxue yanjiusuo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 2012 蕃族調查報告書。第五冊。泰雅族前編fanzu diaocha baogaoshu diwuce taiyazu qianbian [An investigations of aboriginal people-volume 1, Atayal, part 1.]。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taipei: zhongyang yanjiuyuan minzuxue yanjiusuo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王嵩山Wang, Sung-Shan

- 2001 當代臺灣原住民的藝術dang dai taiwan yuanzhumin deyishu [Taiwanese contemporary aboriginal art]。臺北：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taipei: guoli taiwan yishu jiaoyuguan [Taipei: National Taiwan Arts Education Center]。

仲摩照久Nakama, Teruhisa

- 1985 [1931] 臺灣地理風俗大系第十五卷Taiwan chili huroku taikei daizyugokan [Outline of Formosa's geography and customs-volume 15]。東京市：新光社Tokyo: sinkosha；臺北：成文taipei: chengwen。

吳密察Wu, micha

- 1998 從人類學者到歷史學者—台灣史研究的巨峰伊能嘉矩cong renleixuezhe dau lishixuezhe: taiwanshi yanjiu dejufeng yinengjiaju [From anthropologist to historian: Ino, Kanorias a great pillar of historical research in Taiwan]。刊於 [In] 當代dangdai [Contemporary Monthly] 135: 10-27。

吳燕和Wu, yanhe

- 1993 台東太麻里流域的東排灣人taidong taimalixi liuyu de dongpaiwanren [Eastern Paiwan people in Taitung Taimali River Basin]。民族學研究所資料彙編第七期minzuxue yanjiusuo ziliao huibian diqiqi [Field Materials,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Seventh]。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taipei: zhongyang yanjiuyuan minzuxue yanjiusuo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李莎莉Li, Sha Li

- 1993 排灣族的衣飾文化paiwanzu deyishi wenhua [Paiwanese culture of clothing]。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taipei: zili wanbaoshe wenhua chubanbu [Taipei: Independence Evening Post/ The Cultural Publishing Section]。

李壬癸Li, Ren-Gui

- 2005 台灣言語學の先驅者小川尚義教授Taiwan gengogaku no senkusha

ogawa naoyoshi [Prof. Ogawa Naoyoshi, a pioneer of linguistic studies in Taiwan]。刊於 [In] 小川尚義、淺井惠倫台灣資料研究ogawa-naoyoshi asai-erin taiwan siryo kenkyu [The Taiwanese Materials of Ogawa Naoyoshi and Asai Erin]。東京：東京外國語大學Tokyo: tokyogaikokugo daigaku, 282-287。

杜銘章Du, Ming-Zhang

2014 臺灣蛇類的研究史 Taiwan shelei de yanjiushi [The History of the research on Taiwan snakes]。刊於 [In] 臺灣學通訊taiwanxue tongxun [Newsletter of Taiwan Studies] 83: 18-19。新北市：國立臺灣圖書館xinbeishi: guoli taiwan tushuguan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林曉雲Lin, xiaoyun

2014 自由電子報-英語教學小革命原民小學融入祖靈文化 ziyou dianzibao-yingyu jiaoxue xiaogeming yuanmin xiaoxue rongru zuling wenhua [the newsletter of The Liberty Times: English teaching which is a small revolution in Aboriginal Primary School Combines the Ancestral Spirit of Culture]。網路資源 [Internet Information]，<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4/new/apr/7/today-life12.htm>; 2014年4月30日點閱。

胡台麗Hu, Tai-li

1999 排灣古樓五年祭的「文本」與詮釋paiwan gulou wunianji de 「wenben」yu quanshi [Interpretation and “text” of Paiwan Kurau Five Offerings]。刊於 [In] 人類學的發展在台灣：經驗研究篇 renleixue defazhan zai taiwan: jingyan yanjiu pian [Development of anthropology in Taiwan: empirical research papers]，頁187-189。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taipei: zhongyang yanjiuyuan minzuxue yanjiusuo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2002 笛的哀思：排灣族情感與美感初探di deaisi: paiwanzu qinggan yu meigan chutan [Flutes thoughtful sorrow: preliminary studies on Paiwan aesthetic feeling and emotions]。刊於 [In] 情感、情緒與文化：台灣社會的文化心理研究qinggan qingxu yu wenhua: taiwan shehui dewenhua xinliyanjiu [Feelings, emotions and culture: cultural psychological study in Taiwan society]，頁71-77。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taipei: zhongyang yanjiuyuan minzuxue yanjiusuo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2011 排灣文化的詮釋paiwan wenhua dequanshi [Interpretation of Paiwan culture]。臺北：聯經taipei: lianjing。

吳永華 Wu, yonghua

- 1996 被遺忘的日籍台灣動物學者 bei yiwang de taiwan riji dongwu xuezhe [Portraits of the forgotten Japanese-Taiwanese zoologists]。臺中：晨星 taizhong: chenxing。
- 范燕秋 Fan, yan qiu
2012 日治初期的臺灣博物學會——日本博物學家與臺灣自然史的建構 rizhi chuqi de taiwan bowuxuhui — riben bowuxuejia yu taiwan ziranshi di jiangou [Taiwan natural history society in the early period of Japanese colonial rule : Japanese naturalist and construction of Taiwan natural history] 師大台灣歷史學報 shida taiwan lishixuebao [Bulletin of Historical Research] 5: 3-39。
- 孫錦昌 Sun, jin chang
1954 蛇博士談毒蛇 she boshi tan dushe [Snake doctor talks about snakes]，中央日報 zhongyang ribao 1954年7月7日，第3版 disanban [3rd edition]，7月7日。
- 張秀絹 Zhang, xiu juan
2000 排灣語參考語法 paiwanyu cankao yufa [A reference grammar of Paiwan]。臺北：遠流 taipei: yuan liu。
- 張隆志 Zhang, long zhi
2006 知識建構、異己再現與統治宣傳 zhishi jiangou, yiji zaixian yu tongzhi xuanchuan [Knowledge construction, reproduction and propaganda of alien domination]，刊於 [In] 文化啟蒙與知識生產 wenhua qimeng yu zhishi shengchan [Cultural enlightenment and knowledge production]。臺北：麥田 taipei: maitian，頁233-259 [pp.233-259]。
- 張靜茹 Zhang, Jing-ru
2001 生肖百步蛇，我不冷血！shengxiao baibushe, wo bu lengxie [The zodiac hundred-pace snake, I'm not cold-blooded]。臺灣光華雜誌 taiwan guanghua zazhi [Taiwan Panorama] 26(2): 88-92。網路資源 [Internet Information]，http://search.naer.edu.tw/cgi-bin/edu_paper/tocdetail?001376740506161753db169c052aff8，2014年6月11日 [June 11, 2014]。
- 許功名 Xu, Gong-ming
1993 [1991] 魯凱族的文化與藝術 lukaizu dewenhua yu yishu [The art and culture of the Rukai people]。臺北縣：稻鄉 taipei: daoxiang。
- 童春發 Tong, Chun-Fa
1998 建構排灣族歷史——初探 jiangou paiwanzu: lishi: chutan [The preliminary Study of Paiwan tribe history]。刊於 [In] 臺灣原住民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taiwan yuanzhumin lishi wenhua

xueshu yantaohui lunwenji [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n Taiwan's indigenous history and culture] , 頁175-198。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nantou: taiwansheng wenxian weiyuanhui [Nan t'ou: Document Commission of Taiwan Province] 。

- 2001 臺灣原住民史：排灣族史篇 taiwan yuanzhuminshi: paiwanzushi pian [Aboriginal History of Taiwan: Paiwan History] 。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nantou: taiwansheng wenxian weiyuanhui [Nan t'ou: Document Commission of Taiwan Province] 。

黃智慧Huang, zhi hui

- 1999 日本對台灣原住民族宗教的研究取向riben dui taiwan yuanzhu minzu zongjiao de yanjiu quxiang [Japanese investigations on aboriginal religions of Taiwan] 。刊於 [In] 人類學在台灣的發展：回顧與展望篇renleixue zai taiwan defazhan: huigu yu zhanwang pian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in Taiwa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 頁143-196。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taipei: zhongyang yanjiuyuan minzuxue yanjiusuo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

陳元龍 Chen, yuanlong

- 1986 [1735] 格致鏡原gezhijingyuan [The mirror of origins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ings and extending knowledge] ,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wenyuange siku quanshuben [Wenyuan Pavilion Sikuquanshu appreciate] , 卷99昆蟲類4 [volume99. Insects4] ,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pei: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

陳偉智Chen, Wei-zhi

- 2009 自然史、人類學與臺灣近代「種族」知識的建構：一個全球概念的地方歷史分析ziranshi, renleixue yu taiwan jindai “zhongzu” zhishi di jiangou: yige quanqiu gainian di defang lishi fenxi [Natural history, anthropology and knowledge construction of “race” in modern Taiwan: local history with global concept] 。刊於 [In] 臺灣史研究 taiwanshi yanjiu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16(4) : 1-35。
- 2014 伊能嘉矩：臺灣歷史民族誌的展開 yineng jiaju: taiwan lishi minzuzhi de zhankai [Ino Kanori and the emergence of historical ethnography in Taiwan] 。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taipei: guoli taiwan daxue chuban zhongxin [Taipei: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

潘立夫 Pan, Li-fu

- 1995 排灣族採訪冊 paiwanzu caifangce [The interview book with Paiwan] 。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nantou: taiwansheng wenxian weiyuanhui

[Nan t'ou: Document Commission of Taiwan Province] 。

1997 1996年排灣部落訪問及其文明探索 1996nian paiwan buluo fangwen ji qi wenming tansuo [Visiting Paiwan tribes and exploring the civilization in 1996]。屏東：屏東縣立文化中心 pingdong: pingdong xianli wenhua zhongxin [Pingtung County Cultural Center] 。

1998 Kavulungan排灣族文明：一個沒有文字、金錢的社會 kavulungan。paiwanzu wenming: yi ge meiyou wenzi, jinqian de shehui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Paiwan Kavulungan: a society without a written language or monetary system]。屏東：屏東縣立文化中心 pingdong: pingdong xianli wenhua zhongxin [Pingtung County Cultural Center] 。

劉良璧 (清) 纂輯 liu, liang-bi (Qing Dynasty), ed.

2005 重修福建臺灣府志 chongxiu hujian taiwanhuzhi [Newly revised gazetteer of Taiwan prefecture, Fujian]。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 taiwan shiliao jicheng bianji weiyuanhui bian [The historical commission for integration and editing of Taiwan, ed.]，臺北市：遠流 taipei: yuanliu。

蔣斌 Chiang, Bien

1992 排灣族的社會文化人類學研究 (上) 1895-1971 paiwanzu de shehui wenhua renleixue yanjiu shang, 1895-1971 [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of Paiwan, part1, 1895-1971]，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 taiwanshi tianye yanjiu tongxun [Newsletter of Taiwan History Field Research] 24: 27-47。

簡芳菲 Jian, fang fei

2002 日治時期排灣族雕刻圖像的變遷 rizhi shiqi paiwanzu diaoke tuxiang de bianqian [The changes of Paiwan wooden carvings in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刊於〔In〕師大學報：人文與社會類—藝術專刊 shida xuebao: renwen yu shehuilei-yishu zhuanke [Journal of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 Art Special Issue] 47(1): 57-86。

鄭政誠 Zheng, zheng cheng

2005 臺灣大調查：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之研究 taiwan da diaocha [A survey about big data analysis on Taiwan: the research of temporary committee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Taiwan traditional customs]。臺北縣：博揚文化 taipei: boyang wenhua。

大島正滿 Oshima, Masao

1916 臺灣及び琉球産蛇類檢索表 taiwan oyobi ryukyu san hebirui kensakuhyou [A list of recognizing the venomous kinds of snakes

- found in Taiwan and Okinawa] , 刊於 [In] 臺灣博物學會會報 taiwan hakubutsu gakukai kaiho [Transactions of the natural history society of Formosa] 6 (23): 1-12。
- 1921 日本毒蛇圖說 nihon dokuzya zusetu [Snakes drawings in Japan] 。臺北：晁文館 taipei: akihumikan。
- 1944 大東亞共榮圈毒蛇解說 daitoa kyoeken dokuzya kaisetsu [Comments on viper snakes of The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 。東京：北隆館 tokyo: hokuryukan。
- 小川尚義、淺井惠倫 Ogawa, Naoyoshi and Erin Asai
- 1996 [1935] 原語による臺灣高砂族傳説集 gengo ni yoru taiwan takasagozoku densetsushu [The myths and traditions of the Formosan native tribes] 。臺北：南天書局 taipei: nan-tian shuju。
- 小泉鐵 Koizumi, Tetsu
- 1997 [1932] 蕃鄉風物記 bankyo hubutsukei [The aboriginal customs and heritage of Taiwan] 。臺北市：南天 taipei: nantian。
- 小林保祥 Kobayashi, Yasuyoshi
- 1998 [1944] パイワヌの民藝 paiwanu no mingei [Folk technical arts of Paiwan] 。東京：三国書房 tokyo: sangokushobo。
- 1998 [1944] パイワン伝集 paiwan densetsushu [Legendary of Paiwan] 。松澤員子編 Matsuzawa, Kazuko, 謝荔中 shareichuu, trans.。臺北：南天書局 taipei: nan-tian shuju。
- 大阪朝日新聞（臺灣版） Osaka Asahi Shimbun (taiwanpan [Taiwanese version])
- 1937 高砂族今昔模様 takasaozoku konzyaku moyo [The status of Taiwan's aboriginal inhabitants in the past and present] , 1月12日 [January 12], 05版 [5th edition] 。
- 臺灣總督府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 taiwan sotokuhu linzi taiwan kyukan chosakai [Taiwan Governor-General Office Temporary Taiwan Old Manners and Customs Survey Society, Trans.]
- 1983 [1915] 番族慣習調査報告書，第一卷たいやる族 banzoku kanshu chosa hokokusho daiikan taiyaruzoku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customs of aboriginal peoples-volume 1, Atayal] 。臺北：南天 taipei: nantian。
- 1983 [1918] 番族慣習調査報告書，第四卷そう族 banzoku kanshu chosa hokokusho daiyonkan souzoku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customs of aboriginal peoples- volume 4, Tsou] 。臺北：南天 taipei: nantian。
- 1983 [1922] 番族慣習調査報告書，第五卷第三冊 ばいわぬ族 banzoku kanshu chosa hokokusho daigokan daisansatsu paiwanzoku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customs of aboriginal peoples-volume 5 (3) , Paiwan] 。臺北：

南天 taipei: nantian。

1983 [1918] 蕃族調查報告書 (1) 大么族前篇 banzoku chōsa hōkokusho daiikan taiyazoku zenhen [An investigations of aboriginal people—volume 1, Atayal, part 1.]。臺北：南天 taipei: nantian。

1983 [1920] 蕃族調查報告書 (5) 排灣族・獅設族 banzoku chōsa hōkokusho daigokan paiwanzoku · shisetsuzoku [An investigations of aboriginal people—volume 5, Paiwan and Saisiat]。臺北：南天 taipei: nantian。

山口謹爾 yamaguchi, kinzi

1918 臺灣產毒蛇に就て taiwansan dokuzya ni tsuite [The venomous snakes of Taiwan]。刊於 [In] 臺灣博物學會會報 taiwan hakubutsu gakukai kaiho [Transactions of the natural history society of Formosa]，第8年34號，頁1-11 [vol. 8:34, 1-11]。

山路勝彦 Yamaji, Katsuhiko

2004 台湾の植民地統治—〈無主の野蛮人〉という言説の展開— taiwanno shokuminchi tochi: 〈mushu no yabanzin〉 to iu gensetsu no tenkai [Taiwan under Colonial rule : Development of Public opinion about savage that had no sovereignty]。東京：本書センターtokyo [Tokyo] : hontoshosenta。

2008 近代日本の植民地博覧会 kindai nihon no shokuminchi hakurankai [Colonial Exposition of Modern Japan]。東京：風響社tokyo [Tokyo] : Fukuyosha。

伊能嘉矩 Ino, Kanori

1901 臺灣のTsarisen族に行はるゝParisiの習慣 taiwan no tsarisenzoku ni okonawaruru parisi no shukan [The enforcing Taboo customs of Taiwanese aborigines Tsarisen]。刊於 [In] 東京人類學會雜誌 tokyo zinruigakai zashi [The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society of Tokyo] 16(182): 293-296。黃耀榮譯 huang, yao-rong [trans.]，施行於臺灣Tsarisen族之Parisi習慣 shixing yu zhelixianzu zhi xiguan。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taipei: zhongyang yanjiuyuan minzuxue yanjiusuo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未出版) [unpublished]。

1906 臺灣土蕃の蛇につきての敬虔的觀念及び之に伴生する模様の應用 taiwan toban no hebi ni tsukite no kensontekikannen oyobi sorei ni hanseisuru moyo no yo [The barbarian's godly concept of snakes in Taiwan and the use of image]。刊於 [In] 東京人類學會雜誌 tokyo zinruigakai zashi [The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society of Tokyo] 21(224): 373-378。黃耀榮譯 huang, yao-rong [trans.]，臺灣土蕃的對

於蛇的敬虔的觀念及衍生於此的應用圖案 taiwan tufan de duiyushe de jingqian de guannian ji yansheng yuei de yingyong tuan。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taipei: zhongyang yanjiuyuan minzuxue yanjiusuo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未出版) [unpublished]。

- 1908 臺灣パイワン蕃族の彫刻模様taiwan paiwan banzok no chokoku moyo [The carving patterns of Taiwan's Paiwan tribe]。刊於 [In] 東京人類學會雜誌tokyo zinruigakai zashi [The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society of Tokyo] 24(267): 315-322。黃耀榮譯huang, yao-rong [trans.], 臺灣排灣族的雕刻圖案taiwan paiwanzu de tiaoke tuan。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taipei: zhongyang yanjiuyuan minzuxue yanjiusuo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未出版) [unpublished]。

- 1910 臺灣のツアリセン族に見らるゝ尊長表示の標徴taiwan no tsulisenzoku ni miraruru sonchōhyozi no hyochou [The Signs on behalf of the patriarch and that which are seen in TsarisenTribe]。刊於 [In] 東京人類學會雜誌tokyo zinruigakai zashi [The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Society of Tokyo] 25(286): 131-140。

伊能嘉矩、粟野傳之丞編 Inō, Kanori and Dennoj Awano, eds.

- 2010 [1900] 臺灣蕃人事情 taiwan banjin jijo [Conditions among Taiwan's aborigines]。臺北：成文 taipei: chengwen。

伊能嘉矩 Inō, Kanori

- 2012 台灣踏查日記 (下冊) taiwan tacha riji (xiace) [Survey-based diary in Taiwan, part 2]。楊南郡譯註Yang, Nan-jun, trans.臺北：遠流 taipei: yuan liu, 2版 [2nd edition]。

多田綱輔Tada, Tsunasuke

- 1898 臺灣動物調查Taiwan dobutsu chosa [Investigation of animals in Taiwan]。東洋學藝雜誌tōyo gakugei zashi [Magazine of Japan Arts and sciences] 199: 168-176。

羽鳥重郎Hatori, Zyrō

- 1904 臺灣產毒蛇調查報告Taiwan san dokuzya chosa hokoku [Investigation of venomous snakes in Taiwan]。臺灣地方病及傳染病調查委員會taiwan chihobyō oyobi densenbyō chosa iinkai [The Investigative Committee of Endemic infectious diseases in Taiwan]。

- 1913 新に檢出せる毒蛇及び蛇毒に就いて arata ni kenshutsuseru dokuzya oyobi hebidoku nit suite [The latest inspection of venomous snakes and snake venom]。刊於 [In] 臺灣博物學會會報taiwan hakubutsu gakukai kaiho [Transactions of the natural history society of Formosa]

10: 53-58。

伊藤生 Ito, Sei

1993〔1941〕 蛇とブヌン hebi to bunun〔Snake and Bunun〕，理蕃の友第3卷 liban notomo daisankan〔Friends of Aborigine Administration—Volume 3〕。東京：綠蔭書房 tokyo: ryokuin shobo。

佐山融吉、大西吉壽 Sayama, Yūkichi and Yoshi Hisashi Onishi

1996〔1923〕 生蕃伝説集 seiban densetsushu〔The Legends of Indigenous Peoples in Taiwan〕。臺北：南天 taipei: nantian。

牧茂市郎 makisige, ichirou

1931 日本蛇類圖説 nihon hebirui zusetu〔Photo comments of snakes in Japan〕。東京：第一書房 tokyo: daiichi sobo。

京極恭高 Kyogoku, kyotaka

1930 林学季報シルビア lingaku kiho sirubia ikanichigo〔The Forest Club Quarterly Sylvia〕，1卷1號，頁97〔vol.1:1, p.97〕，雜錄「蛇」zatsuroku hebi〔miscellany about snakes〕。

東京朝日新聞 Tokyo Asahi Shimbun

1908 臺灣博物館 taiwan hakubutsukan〔Taiwan Museum〕，朝刊 chokan〔morning paper〕，05版〔5th edition〕，10月31日〔Oct. 31〕。

高橋精一 Takahashi, Seiichi

1922 大日本毒蛇圖集 dainipon dukuzya zushu〔Viper's pictures of Japan〕。臺北市：田淵石版印刷所 taipei: tabuchi sekiban insatsusho。

1930 日本蛇類大觀 nihon hebirui taikan〔An overview of Japanese vipers〕。東京：春陽堂 tokyo: shunyodo。

移川子之藏、馬淵東一、宮本延人 Utsurikawa Nenzo, Mabuchi Tōichi, Miyamoto Nobuto

1988〔1935〕 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 taiwan takasagozoku shozoku no kenkyu〔The Formosan Native Tribes: A Genealogical and Classificatory Study〕。東京：凱風社 tokyo〔Tokyo〕: gaihusa。楊南郡註譯 Yang, Nan-jun〔Yang, Nan-chun trans.〕2011 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 taiwan yuanzhumin xitong suoshu zhi yanjiu。臺北：南天 taipei: nantian。

堀川安市 Horikawa, Yasuichi

1932 臺灣蛇類管見 Taiwan zyarui kanken〔Personal view of Taiwan snakes〕。刊於〔In〕臺灣教育 taiwan kyoiku〔Education in Taiwan〕360: 36。

1941 臺灣の蛇 taiwan no hebi〔Snakes of Taiwan〕。臺北：臺灣博物館協會 taipei: taiwan hakubutsukan kyokai〔Taipei: Taiwan Association of

Museum] 。

森丑之助 Mori, Usinosuke

- 1913a パイワン族の迷信 (一) paiwanzoku no meishin (1) [Superstition of Paiwan People (I)]。刊於 [In] 臺灣時報taiwan zihou [Taiwan Times] 42: 21-23。
- 1913b 〈パイワン族の迷信 (二)〉 paiwanzoku no meishin (5) [Superstition of Paiwan People (I)]。刊於 [In] 臺灣時報taiwan zihou [Taiwan Times] 43: 15-17。
- 1913c 〈パイワン族の迷信 (四)〉 paiwanzoku no meishin (5) [Superstition of Paiwan People (I)]。刊於 [In] 臺灣時報taiwan zihou [Taiwan Times] 45: 29-30。
- 1913d 〈パイワン族の迷信 (五)〉 paiwanzoku no meishin (5) [Superstition of Paiwan People (I)]。刊於 [In] 臺灣時報taiwan zihou [Taiwan Times] 51: 36-39。
- 1917 蕃俗百話banzoku hyakuwa [stories of Indigenous traditions]。刊於 [In] 臺灣時報taiwan zihou [Taiwan Times] 88: 26-28。
- 1996 [1917] 台灣蕃族志 taiwan banzokushi [A history of Taiwan aborigines]。臺北：南天 taipei: nantian。
- 2012 [1924] 生蕃行脚：森丑之助の台灣探險 shengfan xingjiao: senchou zhizhu de taiwan tanxian [Aboriginal walking: Ushinosuke adventure in Taiwan]，楊南郡譯著Yang, Nan-chun, trans.。臺北：遠流taipei: yuanliu。

楊南郡著Yang, Nan-jun

- 2005 幻の人類学者森丑之助：台湾原住民の研究に捧げた生涯maboroshi no zinruigakusha mori-usinosuke: taiwan genzyumin no kenkyu ni sasageta shogai [A Visionary Anthropologist: Lifelong dedication to the study of Formosan Aborigines]，笠原政治等編譯Kasahara, Masaharu, et al., trans.。東京都：風響社tokyo: hukyosha。

萩野馨 Ogino, Kaolu

- 1998 伊能嘉矩：年譜・資料・書誌 ino-kanori: nenbu, shiryō, shosi [Ino Kanori: chronicle, information, bibliography]。岩手縣：遠野物語研究所 iwateken: tono monogatari kenkyusho [tono Story Institute]。

増田福太郎Masuda, Fukutarou

- 1937 北蕃アタヤルの最奥地をさぐる (二) 共の風習hokuban atayaru no saiōchi wo saguru (2) tomo no hushu [Exploring the depths of the north aborigines Atayal (2) : The common customs]。刊於 [In] 臺法月報taihogepō [The Monthly Report of Taiwan Governor-General Office's High Court] 31(3): 12-17。

臺灣日日新報 (日文版) Taiwan nichinichi shinpo (nichibun ban) [Japanese

version]

1903 本島産毒蛇の種類に就て *hontosan no dokuzya no shurui nitsuite* [The venomous snake species in Taiwan]。taiwan ninishinpo [Taiwan Daily Newspaper]，03版 [3rd edition]，7月26日 [July 26]。

1940 蕃地の蛇族大恐慌，神様扱ひされたのも今は夢，パイワンが競って捕獲 *banchi no shazoku daikyoko, kamisam atsukaisareta nomo iamwa yume, paiwan ga kisote hokaku* [Aboriginal landsnakes are very frightened, used to be viewed as a god, now wake upto be competing to capture the Paiwan]，05版 [5th edition]，5月24日 [May 24]。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編 *taiwan sotokuhu minsebu hen* [Taiwan Governor-General Office Civil Affairs department, trans.]

2010 [1913] 臺灣衛生概要 *taiwan esei gaiyo* [Summary of Taiwanese health]。臺北市：成文 *taipei: chengwen*。

藤毛生 *huzi, mousei*

1934 臺灣産毒蛇に就て *taiwansan dokuzya ni tsuite* [The venomous snakes of Taiwan]。刊於 [In] 若葉 *wakaba*，日治時期期刊全文影像系統 *rizhi shqi qikan yingxiang xitong* [Full-text images system for perodical of Japanese ruled period]，頁123-126。新北市：國立臺灣圖書館 *taipei: guoli taiwan tushuguan* [New Taipei City: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Dunlap, Thomas R.

1999 *Nature and the English diaspora :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Cambridge, U.K. ; New York, NY, USA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an , Fa-Ti (范發迪)

1999 *British Naturalists in China, 1760-1910*. Ph. D.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Farber, Paul Lawrence

2000 *Finding Order in Nature : The Naturalist Tradition from Linnaeus to E. O. Wilson*. Baltimore :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Giddens, Anthony

1993 *New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 A Positive Critique of Interpretative Sociologies*. 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Koerner, Konrad

1984 *Karl Bühler's Theory of Language and Ferdinand de Saussure's 'Cours'*. *Lingua* 62: 3-24.

Mackay, George Leslie

2002 [1972] *From Far Formosa : The Island, Its People and Missions*.

Taipei: SMC Publishing.

Outram, Dorinda

1997 [1996] New Spaces in Natural History. In *Cultures of Natural History*. Jardine, N. and J.A. Secord and E.C. Spary, eds. Pp.249-265. Cambridge,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cott, James C.

1985 *Weapons of the Weak :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c1985.

Shimizu, Akitoshi (清水昭寿)

1999 Colonialis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nthropology in Japan. In *Anthropology and colonialism in Asia and Oceania*. Jan van Bremen and Akitoshi Shimizu, eds. Pp.115-171. Richmond, Surrey: Curzon Press.

Tsu, Timothy Y.

1999 Japanese Colonialism and the Investigation of Taiwanese ‘Old Customs’ . In *Anthropology and colonialism in Asia and Oceania*. Jan van Bremen and Akitoshi Shimizu, eds. Pp.197-218. Richmond, Surrey: Curzon Press.

李若文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暨研究所

62102 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一段168號

hisrwl@ccu.edu.tw

An Anthropolog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Vūruns and Kamavanans” in Paiwan Language:

A Case Study on Inō Kanori's Investigation Reports (1900-1910)

Ruo-wen Li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When Inō Kanori arrived in Taiwan, scientific classification of biological lives did not exist. Flora and fauna surveys had also just started. Inō identified snake types without the help of naturalists, so he mistakenly classified “vūruns or kamavanans” in Paiwanese as the “pointed-scaled pitvipers” (龜殼花) .

Paiwanese people regard hundred-pace vipers (vūruns or kamavanans) as their guardian spirit, so why do we need to explore Inō's erroneous interpretation? Causes of Inō's mistake are multiple: different systems of classification of biological life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in Taiwan, language translation problems, and different anthropological theories.

This paper first reviews Inō's investigation reports to deliberate causes of his mistaking “vūruns or kamavanans” for “pointed-scaled pitvipers”, and secondly, discusses the problem about Paiwan language for naming snakes which was recorded in Roman alphabet. Finally, this paper analyzes Inō's concept about “venomous snakes.” Inō could be credited for making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but his reports also created problems.

Keywords: Inō Kanori, Paiwan, Hundred-pace viper, spiritual snakes, venomous snakes
